

乱世男女

三幕劇

白鹿



每月文庫第一輯之一
鄭伯奇主編

亂世男女
(三幕劇)

陳白塵著

亂世男女 (三幕劇)

著作人

陳白

塵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溫州·上海·香港

平裝每冊五角·精裝八角

(內地另加運費二成)

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中華民國廿八年五月初版(A)

每庫輯冊全裝五地加
月第共預輯國元運
一文十一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爲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念，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者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亂世男女（三幕四場）

——大時代的小喜劇——

時間：

第一幕——二十六年十一月，在南京棄守前約半月

第二幕——二十七年夏

第三幕——二十八年一月

地方：

第一幕——第一場：南京某車站

第二場：某荒村小站

第二幕——漢口某夜花園

第三幕——某一地方（或重慶，或昆明，或成都……）某旅館

人物：

蒲是今

羅介年

紫波

英茂

苗軼歐

井小秋

吳秋萍

高貞中

王浩然

王班

徐紹卿

周伯勳

(李曼)

徐太太

——方美華

錢綺文

王銀鳳

鄧抱英

李曼妹

虞靜子

秦凡

陳天國

老頭兒

小女孩

工人

茶房——夜花園的

某甲

某乙

某丙

某丁

女難民甲

女難民乙

難童甲

難童乙

科長太太

李子言
(吳荻)

茶房——旅館的

某戊

其及它難民，乘客，茶客，等等若干人

第一幕

第一場

一片鐘聲。

火車頭在喘氣。

人聲嘈雜。

拉開幕子，一節列車停在月台上。車廂向外的一面壁被拉掉了——這不能怨我，是根據第四道牆的習慣拆去的——看出這是二等車的一部。車子跟台口並不平行，有點斜度，所以在這擠滿車廂的人物裏，那坐在靠椅背面的人是不會被看戲的人看見的。——這也無關，如果一定要看某一個人，導演先生是會叫他

站起來的。

座位上當然是已經坐滿了人。座椅肚裏有時也伸出個頭來——原來也有人在那兒睡覺。行李架上也睡滿了。中間走道上堆着行李、箱子、網籃，上面當然也坐着人。還有一些站在那兒的，大概是三等車擠過來的剩餘人物。

在這許多人物當中，有些優秀人物是不可不先向看戲的人介紹一下的。雖然只能簡單地報告一個姓名。他們是——蒲是今、紫波、苗軼歐、王浩然、秦凡、吳秋萍、王銀鳳、李曼姝。

當然，另外還有許多人，不過那些人是未必知道的。在舞台上那些人被叫做羣衆，羣衆是連五號明星都不願意扮演的，知道名字也沒有什麼用處，所以稱之爲某甲、某乙、某丙、某丁、某戊等等就成。——可是還有一些「五等車」的客人哩——那是列車頂蓬上的一羣。這羣人自然也有名字，但不過都是些阿毛、阿狗、張三、李四之類，不大高雅。我們就叫他們是難民罷，編成號頭：甲、乙、丙、丁……

羣衆

至於這些人物各個位置，恕我不詳細說明了。那說起來既然嘈哩嚕嚕，而聰明的導演先生，更會把他們安置在最適當的地位的——不過那位穿着一件青灰老布棉大衣的秦凡，卻是明明白白睡在行李架上。

透過車廂裏邊一面窗子，看見車站和月台，月台上的人穿來穿去，像混戰中的蟻羣，一邊亂喊亂嚷。行李堆成山，連車站都看不清楚。

車廂裏自然也是亂七八糟，談話、爭吵、歎氣、咒罵、呼喚也夾雜着啜泣、號哭；也夾雜着狂笑、歌唱，以及打撲克牌的喧鬧。

有人在鑽進鑽出，人們便在不住地波動。

車子快要開的樣子，吹氣。窗外更慌亂。

車廂裏靠窗口的人突然叫起來。

（七嘴八舌地叫）喂！這怎麼行！這怎麼行！……怎麼從窗口爬呢？那邊不是有門嗎？下去！下去！……這個人，真是……怎麼硬爬進來呢？

（爬的人依然爬進來了，這原來是徐紹卿先生，某大公司兼某某廠的經理，又是什麼會的委員，身體微胖，但並不像一般所形容的資本家的樣子，一定有個大肚子的。惟面孔白裏透紅，光滑潤澤，是跟別個逃難人不同些。他像一隻巨獸，從窗口，從人身上爬進來，一邊打着招呼，但並不怎樣客氣。）

徐紹卿

哦！對不住！對不住！對不住！……（一路說進來。）

（在別人喝罵中，他已站起身子）

徐

對不住，諸位！大家都是逃難的。車子馬上就要開了！

某甲

（非正式地抗議）那邊不是有門嗎？

徐

人堵塞了，不好上，先生！

（窗外一位太太——徐紹卿夫人，即方美華女士。是一位標準的「摩登夫人」。

在月台上尖着嗓子叫喚。）

徐太太

快點！車子要開了呀！我怎麼上來呢？

徐 (命令地) 你爬呀爬呀! 我拉你一把!

太太 這怎麼爬呢? (雙手抓住窗門, 但撐不起身子來。) 哎呀! 哎呀! ……

徐 使勁往上撐! 撐呀! 撐呀! …… 唉! 真不中用! (用手去拉。)

某甲 這兒爬不上來的, 先生! (故意偏偏身子, 倚在身旁隣居王銀鳳身上。)

王銀鳳 (是秦淮歌女——) 煩膩地吐口香烟, 拍拍衣灰, 讓開點! 嚶! 嚶!

徐 哦, 對不住! 對不住! 大家都是逃難的, 客氣點! —— 喂! 來使勁撐!

太太 哎呀! …… (進了窗口, 儘可能地不碰着任何人, 扶着徐紹卿進來。)

蒲是今 (一位習見的「時代青年」) 看樣子像大學生, 又像電影演員, 又像文學青年之

流, 可又有點像新聞記者; 但又全都不是——他看着徐紹卿, 忽地向吳秋萍) 你

認得他麼? ——徐紹卿徐委員! 也就是華興公司兼大華廠的徐經理! ——是個

「布爾喬亞」

吳秋萍 (矮小猥瑣, 但時常做出崇高偉大的大人物模樣) 唔……就是他啊!

徐 走走！快到那邊去！頭等在那邊哩！這兒糟透了！

太太 哦！這兒是二等呀？怪道！——怎麼走得過去呢？

徐 不管！你跟我走！（橫衝直撞，向頭等那邊擠去。）哦，哦，對不住！對不住！……

蒲 （向徐招呼）哦！你……

徐 （沒有理，一路走去）對不住！對不住！……

蒲 哦！這傢伙到底是不是徐某人……哎呀！我們的腦筋最近有點兒「意識模糊」

真是糟糕極了……這恐怕「絕對」不是徐紹卿，他是老朋友嘛！

吳 我說嘛！看樣子也不像！

（窗口又大叫起來。原來從月台上伸進一隻馬桶和一隻箱子。）

（驚叫）噯！這是什麼馬桶嘛……不行！不行……不許上！不許上！……

（另外一些人在笑。）

（窗外馬桶縮回，現出一個女人——科長太太。骨立精瘦的半老徐娘。）

科長太太 怎麼我自己的東西怎麼不帶？

某甲 (向王銀鳳那邊擠一擠) 看人都擠不下了！馬桶怎麼帶？交行李房去！

科 行李房！行李房不收！他們要我自己帶嘛！(馬桶又伸進來)

衆 (又一片亂叫) 噯！噯！噯！……不行！不行！

(不知被誰一推，馬桶格郎一聲，跌下月台去了。)

科 (大怒) 你怎麼推我的東西呀？你怎麼推我的東西？(說着說着，連人帶箱子爬進來。但爬了一半，上不得，下不得，掛在那兒了。於是大叫) 喂！喂！對不住！請那位拉我一把！拉我一把！……

(大家相顧而笑，沒人動手。科長太太儘叫喚。王銀鳳拉她，但拉不動。)

科 拉我一下呀！……喂！月台上那個人來來捧我一下！捧我一下！……

(月台上也沒人理。只有火車頭更大聲地喘氣。)

科 (恐慌) 喂！快點！快點！火車要開了！……喂！那個人你來！你來！捧我上去！我給你四

角錢……來呀！給你五角……一塊！一塊……一塊！兩塊！

（在窗外，只見頭）太太，別叫了，我幫你捧捧錢，倒別客氣！

科 工人
好，謝謝你，托住……托住屁股往上捧……嘜，嘜，好（進來了）哎呀……天哪……

……（再向工人）還有馬桶馬桶！

（馬桶又送進來，大家又驚叫，但終於接進來了。科長太太掏出一塊錢。）

科 工人
吶，吶，喂，給你一塊錢——我只有一塊錢零錢了！

別客氣，我不要錢的！

科 工人
（已經丟下去了）什麼話，我們這些人說話還不算話嗎？拿去（轉臉就拚命

地拍衣裳。）哎呀！餓死了！餓死了！（向鳳）對不住，請看看我身上爬上白蟲沒有？

……哎呀！餓死了……

科 鳳
（一笑）沒有沒有！

（抱住箱子四處找不到座位。最後挨在王銀鳳身旁，坐在馬桶上）唉……太太，

你尊姓？

鳳 不敢當，我姓王。——請教太太——你尊姓？

科 我是姓劉，娘家姓周。但是我們家底下人都叫我科長太太。也不叫我姓。

鳳 哦，科長太太。你在逃難時候，幹嗎還帶個馬桶呢？

科 （大爲吃驚）不帶馬桶——那還能行！車子上那些馬桶怎麼能用呢？哎呀！

了！告訴你：在南京，一遇到警報，我總是帶着這個箱子跟馬桶箱子嗎？自然是些要緊東西，就是我的命！可是這個馬桶呀，我要是不帶着，簡直一天日子也不能過！

（另外一部份人又在喊叫起來。）

某乙 這是二等車！出去！出去！

某丙 那邊去！那邊去！……已經擠不下了！三等車還朝這兒跑！

某丁 沒地方！沒地方！到三等裏去！

（一個老頭兒領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從人叢中擠進來。手提大包裹，舉着

根扁擔，一路打着招呼。）

老頭兒 得罪！得罪！……各位行行方便！我只要隨便站一站，站一站，得罪！得罪！……

衆 （雜亂地）沒地方！沒地方！——前邊去！前邊去！——不好站！——走走！

老頭兒 （一直走到蒲是今面前，才見有塊地方可站，就放下包裹）得罪！得罪！各位先生！

……我們站一站！

蒲是今 （氣虎虎地）這兒不成！你在這兒阻礙我們的「路線」了！懂不懂？

老頭兒 先生，請可憐可憐這孩子罷，她實在擠不動了！兩頭車裏都看過了，擠都擠不上，可

憐她媽死得苦，被炸彈炸得粉碎！爲了這孩子，不得不逃命！我們只要這地方站，

站一站，不礙諸位先生的事……

蒲 怎麼不礙事？告訴你「路線」都塞了！走走！前邊去！

吳 真討厭！這些人亂逃，逃到哪兒去呢？爲什麼不死守住自己的家鄉呢？

老 先生，行行好罷，可憐可憐這孩子，她實在……

老 蒲 告訴你你「錯誤」了！這是二等車——你到三等車裏去——走走！

（茫然提起包裹）到哪兒去呢？……哪兒去呢？……（四顧。）

（旁邊卻惱怒了一位女士——這是紫波女士，女詩人，也是一位業餘的話劇演員，婦女運動者，或許也一度做過電影從業員，滿臉同情，渾身熱血，穿着一身工裝，但料子卻是上好呢絨。初看，面孔很漂亮，再看，也許不愉快，好像那兒有點人工的痕迹。——她站起來制止蒲是今。）

紫波 （悠悠揚揚）噯噯，這位先生，如果他不十分妨礙你的事，就讓他們就在這兒罷！

……好不好？

蒲 （吃驚、鎮靜）哦……

紫 （好像讀朗誦詩）他們——這父女倆的身世太可憐了！他們是受難同胞中的一個，但看見他，我們會想起那陷落在戰區裏千千萬萬在同樣悲慘境遇裏掙扎的同胞……我們該給予他們最大的同情！

蒲

（稍窘）是的，是的。我想這兒很擠，他們倆一個太老，一個太小，怕受不了。本打算叫他們到前邊去的，因為聽說前邊還有空車。——那末，你們就在這兒就就罷東西放下來，坐在上面好好的坐。

老

（千恩萬謝）哦！得罪！得罪！謝謝你先生！這真是功德無量！功德無量！……

（老頭兒安排坐下。蒲與吳耳語良久，一邊看着紫波。）

（工人爬上車頂，車頂上也起了波動。）

女難民甲

（手抱着一個孩子，面前坐着一個孩子）喂喂！別擠了我呀！我的孩子在這兒哩！（孩子站起來。）三子！別起來，當心開車！

女難民乙

哎呀！別碰我的腳呀！

工人

（得意地）喲，碰碰你的腳算什麼？（指下）車子裏那位漂亮太太讓我捧捧屁股，倒頭來還給了我一塊錢哩！

女乙

那是她錢多作癢！——你高興，就一輩子替有錢女人捧屁股去！別離開南京了！

工 不離開南京——老子也不想當漢奸——廢話！

女乙 不廢話就躺下來！當心開車，把你栽下去！

工 （坐下）好，我們不談！不談——好了罷。

（車頂上又沉默下來。）

蒲 （與吳耳語之後，得有結果，便向紫波）對不住得很，我可以請教你的尊姓麼？

——我「絕對」是在哪兒見過你——你是紫波女士麼？

紫波 （露着得意而矜持的笑。）是的。我是紫波。

蒲 （視吳。恍然）哦！果然！（伸出手去）我是蒲，是今

普希金？

蒲 是的，是的——唔，不正和俄國大詩人普希金的音譯差不多，是蒲，是今，蒲是今

（急出名片。）

紫 （相當熱烈）哦！是蒲先生久仰！（有女人號啕大哭，叫着：「乖乖肉呀！」別人在

勸止着。

蒲 哦，我來替你介紹：（指吳）這是我的老朋友吳秋萍先生，是南京有名的中國月

刊的編輯——這是女詩人紫波女士！

紫 （一見如故）哦！這就是吳秋萍先生——呀！你的雜誌真編得好！我是你的一個忠實讀者哩！（有力地伸出手去。）

吳 （握手）不敢當！不敢當！你的大作拜讀過很多，你的戲也看過不少！你真是天才！我一向雖住在南京，少會面，但記得你好像在去年來過南京，是罷？我彷彿在那兒見過哩！

紫 是的，你太客氣了！我是什麼都不懂的！

吳 那裏！那裏！一向在上海，隔膜得很！但此刻，你非幫我們雜誌寫點稿子不可了！

紫 ——不管長短，都行！——我們的中國月刊一到漢口就復刊！

吳 好好，好好。——我替你介紹，這位（指身旁的苗軼歐）是名譯家苗軼歐先生；

——這是中國月刊總編輯吳秋萍先生。

苗軼歐（一位西裝筆挺，頭髮滴光，皮鞋雪亮，態度挺「尖頭鰻」，面孔滿漂亮的中年男

子，從容地站起來）久仰得很。

蒲（捏着名片，等候介紹）我……

紫 這位是——是蒲希金。

蒲（急投名片）是蒲、是、今

苗（淡然）哦，蒲先生。（只好交換一張名片。）

（蒲想向苗說什麼，但吳先開了口。）

吳 兄弟一向在南京，你兩位在上海，所以很隔膜。如今是相見恨晚了——但以後無

論如何，要請兩位幫忙給點稿子。

蒲（剛要向苗說什麼）……

（另一地位上又站起一位先生——是王浩然。看樣子就是一位名士。衣服儘管

亂七八糟，態度卻是風流瀟灑。）

王浩然（驚叫）哦？軼歐你也來了？

苗（轉身）哦！浩然！你在這兒好極了！——紫波，見過沒有？

紫（故作驚人之狀）哎呀！——不慌，讓我想想看——這不是王——王浩然先生麼？

王（顧苗）這就是你時常說到的紫波小姐？

紫（更熱烈，更有力地伸出手）哦……（哦了半分鐘之久，然後）我簡直說不出話來了！

蒲（一張名片，同時伸出手來）這位是王浩然先生麼？——蒲、是、今、

王（向蒲僅止點點頭）是、是、（向紫）紫波小姐，你去哪兒？

紫（向蒲）上漢口船沒有了。——你不是上北戰場去慰勞的麼？

王（是的，劉將軍請我到前線去看看，剛回來，此刻也到漢口去。）

苗 哦，老王，這位是中國月刊總編輯吳秋萍先生。這位就是王浩然先生。

王 （也很淡然）哦！原來是吳先生。

吳 久仰！久仰！王先生一向在上海，兄弟在南京，隔膜得很！但今後的中國月刊，一定請王先生多多幫忙！多多幫忙！

（蒲剛想說話。打撲克的人們哄笑起來。另一些人又爲了座位而爭吵。月台上也是一片喧嘩。王浩然與紫波，吳秋萍與苗軼歐在談話。）

（蒲是今插不進嘴，徐紹卿夫婦又回來，一路找着座位。）

徐 就在二等車裏坐罷！

太太 都是你要爬到二等裏來，又走不過去買頭等票，連二等都沒有得坐！

徐 別嚕嚇！

（太太住嘴，又找座位。）

太太 頭等票跑到二等裏來，真倒霉！

徐 (命令) 少廢話!

蒲 (迎上去) 你不是——徐委員麼? 是在找座位?

徐 (出其不意) 唔, 唔……

蒲 (出名片) 蒲是今年二月在王部長公館會客室裏跟你見過。

徐 (敷衍地, 想走開) 哦, 哦……

蒲 你是在找座位麼?

徐 是的, 我買了頭等票, 可是走不過去……

老 (熱心地) 先生, 你走錯了, 這兒是二等!

蒲 別多嘴!——那末你在這兒擠一擠, 好不好?

徐 (客氣起來) 哦! 哦! 別客氣! 不好坐罷!

蒲 (竄開) 可以坐, 可以坐。我讓出這個座位, 你兩位可以擠擠。

徐 那, 那, 那怎麼可以呢? 這……唔, 這是內人, 方美華——這是蒲先生……

(行李架上的秦凡聞聲驚起，看看徐太太。)

這樣是不可以的。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請坐！請坐！

這，這……真是謝謝！

蒲 哦！我替你介紹一下——這是徐紹卿，徐委員，徐經理。這是徐太太。那位是王浩然先生，那是苗軼歐先生，那是紫波女士，這是吳秋萍先生。——這都是老朋友！都是老朋友！——徐委員是個「賢明的民族資本案」

(徐太太拍拍座椅。蒲只是催人坐。)

(一股勁兒)請坐罷！請坐罷……

(見太太剛要挨吳坐下，忙插進中間坐下)謝謝，謝謝。——那末你呢？

我沒關係，我沒關係！——我「絕對」沒關係，我可以站站！

(忙起來)這位先生，你這兒坐罷，我的老腿還可以站站。你請坐罷！請坐！

蒲 (也不很客氣) 好好, 大家都是逃難的。(坐下。急向徐) 徐委員, 你最近……

(一個老太婆忽然哭起「乖乖兒子」打斷了話。)

蒲 討厭! 這女人簡直是「歇斯迭里」——徐經理! 最近……

(打撲克的又爭吵起來, 打斷了話。)

蒲 這簡直是醉生夢死的「準亡國奴」——哦, 徐先生, 你最近……

(忽然碰一聲, 一件行李被秦凡的腳從架上碰跌下來。)

衆 (驚叫) 哎呀! 怎麼啦! 誰誰誰?

某甲 朋友, 你幹嗎嗎啦? 行李礙着你什麼事。

秦凡 對不住, 對不住, 是我不當心, 碰掉了!

太太 (對秦驚視) 哎呀……

秦 (與她相對愕然, 但急忙掩飾過去) 對不住! 對不住! (接行李。)

徐 (驚) 什麼…… (四顧) ……

「五等車」去了。」

（站起來想說什麼，見窗子已關，嘆息）唉！這羣可憐的人們，他們將往何處去呢？

……（頹然）

（輕輕扶她坐下）紫波，你別難過！「抗戰」本是個艱難困苦的鬭爭……

他們不應該逃到後方去！他們爲什麼不保衛他們自己的土地呢！

（車廂的一端又噪鬧歡笑起來，大家在紛紛議論。）

衆（問答地）什麼事？——一個女人生孩子了！——哎呀！怎麼辦？生了嗎？——已經

生下地了！——在哪兒生的？——馬桶間裏！——哎呀！作孽！——聽！

（小孩兒洪亮的哭聲。衆人笑。）

聽！新生的中國主人公已經出世了！這都是抗戰的新軍。

吳 苗（我們要爲我們的子孫而奮鬥！

（許多難民爬上車頂，於是擁擠吵鬧起來。）

女甲

哎呀擠不下了呀！人太多了……哎呀別擠了我的孩子！

女乙

怎麼都擠到這兒來了呢？真要命！車子裏頭不是有空嗎？

難民們

不能再來了！不能再來了！……

（正在吵嚷中，汽笛又猛的叫一聲。車子動了一下，車頂上便又寂然。）

衆

（車廂裏可歡叫起來）車子開囉！開囉……好了！好了……再來警報罷！不怕了！

……這可真的離開南京了……

（警笛吹了，車子移動。——月台上電桿後移，車內騷動。）

徐

（懊喪）唉！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半生事業盡付流水了！噓……

科

唉！開了！開了！曉得我們的科長怎麼辦呢？我們的科長……

紫

（倚窗長吁）南京！美麗的南京！雄偉的紫金山！啊！明媚的玄武湖！啊！再會罷！——

哦！（潸然欲淚）「山育娜拉！南京！」

苗

（慰紫）我們總有一天再回南京來的。只要我們「抗戰到底！」

蒲 (向吳)「山育娜拉」是什麼意思——是句外國話麼?

王 (向紫)你放心罷!最後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這錦繡河山也永遠是屬於我們!

吳 (奮起)對!不悲觀!不沮喪!我們要相信南京是敵人的坟墓!我們要反攻的!我們要叫敵人消滅在紫金山下!

(同一時候,列車撞動,車頂上的人被大大的顛簸了一下,女難民甲面前的孩子一下被撞跌下去。)

難童甲 (慘叫)呀……

難民們 (驚呼)哎呀……

女甲 (爆炸似的狂叫)呀……小三兒! (跳起來)小三兒! (想跳下去)三兒! (狂哭,欲跳)三兒……

工 (跳起來,抓住她)吳大嫂,你不能動!

難民們 不能動!不能動……坐下!坐下!

女甲

(慘號)三兒……三兒……(在火車急駛中揮脫工人的手，將手中所抱的孩子向車下擲去。衆人大驚。她乘機縱身一躍，跌下車去)我不能活了！三兒呀……(慘呼聲漸遠)……

(車廂裏人大驚，好多人探出頭來。)

紫波

(探望)哎呀！什麼事情？(一陣風吹走她的手絹。)(哎呀！我的手絹！我的手絹！我的手絹……)

科

(抱住箱子，忽然驚叫)哎呀！我的箱子呢？我的箱子呢？——哦……

(燈光暗轉——火車昂然開去)

(慢慢又停下來)

第二場

已經是半夜裏了，車停在荒村小站上，不知等什麼。

旅客在焦急地等候着，有的索性睡覺，有的吱咕着，有的低聲啜泣，有的還在無聲地打撲克。車頂上則是啼飢號寒，一片呻吟。

某甲（歪頭打渴睡，故意把頭垂到隔壁座上王銀鳳的肩膀上）……

王銀鳳（獨自吐着煙圈，厭惡地推推鄰座那位客人的頭）喂……

某乙（真要命，怎麼還不開呢？說是等兵車，兵車過了好幾部；要等專車，專車也過去了！

——還等什麼呢？

某丙（哼，月亮那麼大，等等到警報來才好哩！

某乙（搖頭）噴，他媽的！天上連一點雲也沒有！

某丁（早知道此刻還在這兒，我要多收拾兩個箱子來。

科（是呀！不然，我也多帶一點東西。看，這個箱子簡直盛不了一點東西！

某乙（別說什麼箱子了！我的兩處田地，一所房子都丟了！——只要車子早點開就好！再

遇到轟炸可不是玩兒的乖……呀！聽是不是警報？

某乙 (大部分人吃了一驚。靜聽——但打撲克的人們還在笑着。)

(大罵) 別吵! 別吵! 拉警報!

(大家緊張地聽——但無聲響)

某戊 (打撲克的一個) 那兒來的警報?

某乙 (憤怒) 還講話! 你是漢奸不是?

某戊 笑話! 怎麼說, 說話就是漢奸?

科 哎呀! (死抱住箱子) 你們別吵吧! 到底是不是?——別嚇死我呀!

某戊 放心罷, 科長太太這條路上遇到警報, 車上會敲鐘的!

衆 哦, 對了, 是敲鐘的——不是拉汽笛。

(於是再恢復嘈雜空氣)

鳳 (推某甲) 哎! 哎! 這個人……

某甲 (半醒) 唔, 唔…… (又垂下頭。)

某丙 我甯願什麼都不要，也不在南京再過一天了！哎呀！八月二十幾那天轟炸，真把我

嚇壞了！那敵人轟炸機的聲音，嚇……

某乙 別談了！你還希望它再來怎麼？

某丙 笑話！不談它，難道就不會來了？

小女孩 爸爸！我餓嘛！

老頭兒 孩子，餓也忍住點兒，這是逃難呀！

某乙 好好，讓你談！讓你談！——看你能把肚子談飽了罷！

某丙 難道不談，肚子就不餓嗎？

某丁 你倆少講些餓話，行不行？一整天沒有得吃了，哪來的精神？

蒲 （向徐）哦，提起轟炸，徐委員，那次大轟炸，你在哪兒？

徐 唔，在南京。

蒲 哦，那次轟炸，我可真是危險啊！那「絕對」是個最大的「危機」！你知道緊急警

報來的時候，我在哪兒？

徐

（正注意着太太的行動）唔，唔，在哪兒？

（徐太太正打算向秦凡招呼，又止。）

蒲

那時我正在中山路，——我是有記者通行證的。——忽然聽得天空上，「吱……

唸……」我知道不好，「飛機！」「靈感！」一動，用最快的「步伐」一步跳到路旁。這時炸彈已經落下了，「轟！」一聲，我想，我是「犧牲」了！——哪知過了一分鐘，我的眼睛慢慢兒看見了光明了，便睜眼一看，哎呀！你知道是怎樣一種「現象」？

徐

（簡直轉過身去，不聽）唔，唔，——美華，你在想什麼？

太太

沒想什麼，——你幹嗎老像個警察似的管着我？

鳳

喂，喂……你這個人——坐好了呀！

某甲

唔，唔……（又裝醒。）

蒲 (轉身找到紫波) 你……你知道怎麼樣? ——哦! 一顆炸彈「粉碎」在我的身

旁! ——離我只有三尺遠! 只有三尺遠! ……

(轉向王浩然) 唔——王先生, 你餓了嗎?

(低頭在寫) 管他哩! 餓就餓罷!

蒲 我的左右前後呀, 都躺着人, 一個個都死了! ——可是我, 這真是不可相信的「偶

然」呀! 一點兒傷也沒受!

紫 嚶嚶, 真是「偶然」!

徐 (突然站起來, 命令太太換位置) 你坐中間!

太太 (氣憤地換了位置, 把臉背着秦凡) ……

苗 要講偶然呀, 我可有一件更偶然的事哩! ——我在松江車站上遇到一次警報。有個難民正脫了路費, 就在車站上。飛機轟炸的時候把他嚇昏了, 可是等他醒過來呀, 嚇, 你知道怎麼, 兩手裏卻抱住一隻炸斷了的女人的大腿! ——大腿雖然血淋

淋的，可是絲襪還穿得好兒的。再一摸絲襪裏頭呀，還藏着五百多塊錢鈔票哩！這位難民馬上拿了這筆錢就去逃難了——這可以說是發了一筆「抗戰財」！

（更起勁）哦！說起來，我還遇到一次轟炸，那才真是偶然而又偶然哩……

紫（想打斷他）蒲先生，怎麼，你這末神氣，難道又不餓了嗎？

蒲（笑）餓也沒有法子，我的肚子老早就「內容空虛」了——那次轟炸呀……

苗（已經和徐紹卿去談什麼機密了）……這消息很是正確，是從可靠方面得來的——但你千萬不能傳出去爲了抗戰的關係，千萬千萬

徐（點頭）再打下去也不成了，我們的武器什麼的，首先就不行！只要德義兩國能出來調解，我想還是得過且過的好。也好保存我們國家一點元氣。

太太（反抗地）我們國家的元氣不是已經傷了麼？要是和平，怎麼保存呢？

徐（責備他）你們女人懂得什麼！

苗（不過，徐委員，我們不是要抗戰到底的麼？

徐 抗戰到底嗎，也要看我們的實力呀！依我們的實力說，不已經到底了麼？

太太 我們的實力不是還很雄厚麼？像我們，對抗戰什麼都還沒有做！

徐 你懂得什麼！

鳳 (推開某甲，憤怒地站起來) 噯！你這個人真是豈有此理！

某甲 (惶恐) 哦，哦，對不住！——我睡着了！

鳳 什麼睡着了？——你這個人真是，——豈有此理！

某甲 (老羞成怒) 噯，大家都是逃難的，何必呢？

鳳 既曉得大家都是逃難的，爲什麼還欺負人？

某甲 (嘴硬) 誰欺負人？

鳳 大家都是跑碼頭的，誰欺負誰，誰明白！(恨恨地坐下。)

(某甲轉過臉去，大家都相顧而笑。)

蒲 (做個鬼臉) 這是夫子廟清唱的王銀鳳嘛……

科 (緊張) 哎呀! 她是個妓女?

蒲 夫子廟的歌女。

科 那還不是一樣! 哎呀! (急忙起來, 拍拍衣裳, 離開王銀鳳遠點) 怪道! 看樣子就不規矩! 蒼蠅不鑽無縫的鴨蛋! ——也不怪那傢伙! ……

徐 這個女人可厲害, 到底是做生意的!

蒲 是的, 這個女人「絕對」不是好人!

紫 沒有靈魂的女人!

蒲 是的, 「絕對」是個沒有靈魂的女人!

苗 不過也不能那麼說, 一個妓女在「抗戰」當中還知道退到後方去, 也就是難能可貴的了! ——我們對於一切, 都應該從「抗戰」方面去看!

紫 嘿, 你什麼都是抗戰, 抗戰, 好像只有你一個人是抗戰的, 只有你一個人是前進的! 那樣一個不乾不淨的女人……

苗 好好，你別生氣呀！——算我錯了，好罷？

科 哎呀！這樣不乾淨的女人。不要把病過到我身上呀！

蒲 我說這個女人呀，「絕對」是……（突然按住肚子）哎呀！

老頭兒 （驚）先生，你怎麼呢！肚子疼嗎？

蒲 （搖頭不答，——向徐苗吳等）糟糕！又，又……（饑腸轆轤）哎呀……

徐 哎呀……渾蛋！大菜間連一個人都不來（按住肚子）

苗 真是整整一天沒有吃一點兒東西了！在這「抗戰」……

紫 你幹嗎要提起這樁事呢？——不說，忘記了，不好點嗎！

苗 可是，肚皮是餓了末！

紫 （怒）你還要說餓呀餓的！——真討厭！你不能不說這個字麼！

苗 哦！我又說錯了！

小女孩 爸爸，我餓嘛！

老頭兒 別叫——看人家先生們餓了，還在忍住哩！

奧 諸位別再叫餓了！這和我們的長期抗戰是一樣的，它是個艱苦而持久的鬪爭！車子總要開的，只要忍受，忍受到一個大站，會有東西吃的！此刻……此刻……（也按住肚子。）

王 （抽出一瓶酒來）這兒有酒！紫波小姐，酒是比麵包更可寶貴的東西（狂飲。）這是最好的法國葡萄酒！如果拿它的顏色說，正和你的名字是一樣……這是一

瓶紫波（遞酒。）

紫 謝謝你，這真好極了！我想，酒是可以使人忘去一切的（飲）好酒……可是，喝到這樣的酒，（悲天憫人地）不由得不想起我們前線的士兵，和戰區裏受着苦難的同胞了！（泫然）尤其是這樣紅的葡萄酒，簡直使我想起他們所流的血了……我們雖然在這兒餓……在這兒受點罪，但還有王先生這樣好的酒可喝，而他們，怕連一杯水也困難吧……

苗 (飲) 但這瓶酒，在我們這兒也不是白費的！可以說，我們這兒都是「抗戰」工

作中的中堅份子！這酒給了我們多少熱力，也就給了「抗戰」多少力量！

吳 (慷慨激昂) 對！這是紅的葡萄酒，別當它是美味的酒漿，我們要當它是倭奴的
血——我們要痛飲倭奴血(飲)

徐 (看招牌) 嗯是好酒道地的法國貨！可惜此刻運不到了！唉……謝謝！

太太 (沒有飲，遞給科長太太) ……

科 (用手絹將瓶口擦了又擦) 哎呀！這怎麼喝呢？這怎麼喝呢(再擦) 我跟我們
科長都不用一個杯子的這……(結果，還沒有喝)

蒲 這真正是一瓶「紫波」(飲) 哦，紫波小姐，我可以請你解答一個問題麼？
紫 我可不知道是什麼問題……請問。

蒲 你的筆名是紫波，拿一般「法則」來講，當然不會姓紫了。但是究竟姓什麼？

紫 (突然地悲哀起來) 哦……(看看王浩然，再用一種舞台上的悲劇口吻訴說

着)我是沒有姓的,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姓什麼——但管它呢,姓名不過是個符號,叫什麼沒有關係的,是不是?(黯然)你……

蒲

(也變了調子)是的,我還在上海小報上看見過關於你的特寫,聽說你的令堂大人是——

紫

(愀然)管她是什麼樣人呢?讓別人懷疑去罷!他們說她是個日本人也好,說她是個白俄也好!就說她是美國人也好,(堅決)但是王先生,你看,我自己是個中國人不是?(衆寂然)諸位,(激昂)只要我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這就夠了!而且,我是抗戰的中國的一個國民——只有中華民國才是我的祖國!(做出讓別人好像看不見的樣子,拭淚。)

王

(興奮)紫波!(伸手)你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你是我們的女戰士——來!再痛飲一杯!(狂飲。)

(紫波飲酒,衆人鼓掌。)

蒲

擁護紫波女士

(忽然，車廂的一端——看不見的地方，一個賣食物東西的來了。)

(全車立刻騷動)

聲音

麵包！五香牛肉！茶鷄蛋……

衆

(一窩蜂地叫) 麵包麵……賣鷄蛋的……賣牛肉的……

(許多人在爭買着，搶奪着。更多的人在叫喚着，罵着。轉過臉去，舉手伸頭地招呼着。)

徐

賣麵包的！賣麵包的！過來呀！過來呀！渾蛋！

衆

過來過來！快過來賣……

小女孩

麵包！麵包！我要！

聲音

沒有啦！完啦！完啦……

徐

渾蛋！怎麼賣完了呢？——再去拿來！

聲音 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統統完啦！

徐 渾蛋！怎麼會統統完了呢？……渾蛋！再去拿來！再去拿來！

（那邊沒有回聲，顯然是去了。但起了一種吃東西的聲音。徐及衆人都垂頭喪氣地坐下來，一邊罵。）

難民們 （車頂上的難民們也不安靜起來。有的在哭。有的在呻吟——）
天啦！冷死人呀！……餓死人呀！天啦！天啦！……（繼續下去。）

（徐紹卿等一干人像透了氣的皮球，都萎靡了。聽着車頂上的呼喚，肚子一陣陣在響，相對無言。）

小女孩 （習慣地不斷地叫喚）我俄嘛！我俄嘛！……

王 （振作精神，拿出詩稿）紫波小姐，請批評批評我的詩罷！這是我剛才寫的幾首詩，都是北戰場上的收獲。——這兩首是送劉將軍的，這幾首是戰場雜咏，這幾首是……

紫 (實在提不起勁兒) 唔,好極了,好極了,可惜我不大懂得舊詩。這…… (按肚

子)……這……

(驚視) 怎麼呢? 紫波小姐……

王 (自己也按住肚子。)

(車頂上還是呻吟,小女孩還是叫喚。)

苗 (安慰她) 怎麼又餓——哦,不舒服嗎……

紫 (生氣地) 誰叫你又是什麼餓不餓的(但是饑腸又辘辘起來。)

苗 (惶恐) 哦! 哦! ……

(大家只好不說話,但肚子卻拚命在叫喚,車頂上難民在呻吟,小女孩在叫喚着餓。而某乙等又吵起來。)

某丙 哼,月亮這末大,在這饑寒交迫當口,如果敵機再來轟炸,那才真倒楣哩!

某乙 喂! 喂! 你幹嗎偏要談轟炸呢?

某丙 談談轟炸又關你什麼事？

某乙 我不喜愛聽！

某丙 我可喜愛講！——沒東西吃跟我發餓氣，真是！

某乙 渾蛋！我餓了，難道你不餓？

某丁 我看呢，大家都餓了！——吵什麼呢？

（大家都又沉默了。）

（王銀鳳在這時候卻打開紙包，拿出麵包、餅乾等在吃，而且東西很多，羅列在那兒，好像是示威。這引起全車廂的注意。）

（大家都順過眼去望着她，但她一掉頭，各又正襟危坐。）

小女孩（貪婪地望着她）我餓嘛！我餓嘛……

老頭兒（按住她的嘴）不許嚷……

科（更坐遠點，不屑地）這個女人的餓相吃多少！

（大家平視着，無聊地找着話說。）

蒲 這個……這個……現在時候不早了罷？

徐 唔唔……九點多了罷？

吳 嗯，從早上上車時候起，二三十小時了！

苗 整整一天多了！而且一點東西……（看紫，咽下去了。）

紫 怎麼還不開車呢——真要命！

王 唉！連酒也完了……

（王銀鳳不僅在吃，又打開熱水瓶在喝水。某甲此刻是倚在椅上裝睡了。小女孩

在喊着餓。）

蒲 如果能再有一瓶酒，也是好的。

王 可不是麼——能够喝醉也是幸福的！

蒲 其實現在能買到一瓶開水，也就很滿足我「內在」的要求了！

苗 水到底還在其次，如果每個人能有半個……（看看麵包。）

徐 茶房太渾蛋了！太渾蛋了！

蒲 其實，要買是可以買到的。不過……（看鳳。）

（一位公務員模樣的女士——李曼姝，看樣子是與大家有同感的，她向蒲是今答腔了。）

李曼姝 我想她是可以賣的，橫豎她吃不完，要放壞了的。

科 這種人不過要的是錢，多給她一點錢，還有個不賣的嗎？……

蒲 （增長了勇氣）是的，我也是這末想。

徐 向她去買？——算了罷，——她不會賣的……不過……

李 我想是可以的，你去試試看，試試看……

苗 噯，可以試試看。

紫 算了罷，爲什麼要向她買東西呢？犯不着去碰她的釘子！

苗 向她買東西怕什麼呢——也不是不給錢的而且爲了抗戰……

科 對啦！有錢能使鬼推磨！多給她這末一塊，八角的，至多兩塊錢，還不行嗎？哎，這種人我還不看透了她……

吳 在同舟共濟的意義上在這大家都是逃難的時候，她是應該賣的！

徐 不賣也要他賣！

蒲 對！可以強制執行——不過，誰去一趟呢？

苗 就是你去試試看罷，爲了我們大家。

徐 噯，噯，好極了！蒲先生是很善於交際的。

好多人 對，對，對蒲先生！

蒲 可是，這怎麼說呢？怎麼說呢？——找一種什麼「理論根據」呢？

李 大家都是逃難的，有什麼不可以通融辦理的呢？

苗 這很簡單，就說，這是爲了「抗戰」……

科 哎呀！我說有錢就行怕什麼呢！——錢，我有，你去！

蒲 （振作精神，擠過去，故作驚奇）哦……你不是王銀鳳小姐麼……

鳳 （驚）哦……不敢當！請教貴姓？

蒲 （徐紹卿等等都屏住氣，正襟危坐，不注意的樣子。）

我姓蒲，——蒲是今（送上一張名片。）

鳳 （讀名片）苗軼歐，——哦，苗先生！

蒲 （大驚）哦！哦！這是別人的名片，我（再摸名片，不着）我，我是姓蒲，蒲是今！

鳳 哦！蒲先生，好像在哪兒跟你會過，可是我記性不好，對不住得很！

蒲 那，那倒沒有……我在夫子廟聽過你的戲……

鳳 多承你捧場了。可是獻醜，讓你見笑了！

蒲 你，你太客氣了！（但說不出口）你……吓，吓……你……

鳳 （驚）哦，蒲先生一向在哪兒得意？

蒲 (不知所云) 唔……唔，在這車上簡直不得意！

鳳 (驚) 蒲先生，你是……

蒲 (吞吞吐吐) 這個，這個……大家都是逃難的……

鳳 你，你是沒有座位罷？

蒲 不，不！——哦，你是上漢口去麼？

鳳 是的，南京就不住了，只好換換碼頭。——你呢……

蒲 我，我也上漢口……

苗 這傢伙，廢料！

科 那兒來那麼多廢話！

鳳 (無話可說) 是的，是的！

蒲 (回頭看看大家) ……這個……這個……

鳳 哦！你是……沒有吃飯罷？(笑)

（大家都慢慢掉過頭去了）

蒲 （窘急）唔，唔……不……不……哦……這個……

小女孩 爸爸！我餓嘛！我餓嘛……

蒲 哦！你的推論很「正確」——簡直是「絕對」的正確！

鳳 （茫然）……哦，怎麼……

蒲 是的，是的，你說的不錯。

鳳 那何必客氣呢？這兒有的是點心，你請罷！可是我不會招待，你包涵點兒！

蒲 不，不，我要拿錢買你的，你很多！

鳳 笑話！笑話！這也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別客氣，請罷！

蒲 不是客氣，因為，因為我們有很多人（指大家）

（大家又都訥訥地轉回身來。但王浩然和苗軼歐不及轉身。）

苗 王小姐，你別客氣，我們實在是買不到了。在這「抗戰」時期……

王 你能讓給我們，已經是感激不盡了！

鳳 這不算什麼，諸位先生別客氣了！（將所有麵包餅乾都交出。）

科 （首先搶說）好，謝謝了！謝謝了！

衆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蒲 （一邊接受過來）不！不！我們一定要算錢的！一定要算錢的！（捧給大家）諸位，

（裝鬼臉，笑）請吧！請吧！

李 （首先拿了一包）請讓給我一包！

科 （拿一包）我的。（一面抱住箱子，一面拚命拍紙上的灰。嫌惡地剝麵包皮）哎

呀！憊死了！這還能吃嗎！……嘖！嘖！哎呀！……

徐 （興奮地拿兩包在手）大家分一分，分一分！

（大家各搶了一份，徐紹卿馬上就吃，徐太太望着架上的人。）

小女孩 爸爸！我要吃嘛！

老頭兒 (叱止) 那是人家的別亂叫!

小女孩 (望着別人哭) 我餓嘛……

王 (向紫波) 這位王小姐並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

紫 (愕然。又轉而同情地) 是的，這是一個偉大的同情!

蒲 (嚼着麵包)……而同情本身也就是偉大的!

(大家都興高采烈地準備狼吞虎嚥。忽然一陣緊急的鐘聲。)

某乙 哎呀!聽!聽!什麼聲音?

(全體肅然。鐘聲響亮。)

某戊 (驚叫) 哎呀!空襲警報!

(片刻的死般的沉靜)

(大叫一聲，箱子墮地，沒頭地亂奔) 哎呀……

衆 (立刻亂奔亂竄起來。強有力者從人身上爬過去，向門和窗子逃走) 快快!飛機

來了……快下車快下車……走哇……走哇！

（女人大半是被擠得走不出去。王銀鳳就被蒲是今等從身上踏過去。徐太太也被老爺忘記了。小孩兒哭叫着。車頂上的人往下跳。）

秦
（在架上大叫）別亂跑！別亂跑！別慌張！挨次序先讓女人孩子走！鎮靜一點……

鎮靜一點！先讓女人孩子走！

（沒人理他，人們擁擠如故。徐太太被擠得不能動。秦凡從架上跳下來，救了她，抱她出去。）

太太
（撲在他身上，哭）啊凡……

秦
（擁之）啊華……

（混亂中，幕急落。）

第二幕

黃昏時分某夜花園裏華燈初上，客人個都還耽在自己公館裏試着晚裝，每只台子上都在靜靜地候着將來的客人。

舞場——只見到一角——裏面寂寞無聲，好像連樂隊還沒來。

但在一個角落上卻坐着一對男女——肩並着，男的握住女的手，頭都深垂着——一擡起，可認得出正是秦凡和徐太太。秦凡呢？穿着一身草綠色的軍衣，但沒皮帶。徐太太卻已不是逃難時那般狼狽，而完全是個曲雅華貴的夫人了。

（沉默良久——徐太太擡起頭來深深歎息一聲。）

太太
（整理着自己衣上的每個縐紋，悲傷地訴說着）凡：你說，這樣的生活，叫我怎麼

樣再過下去呢

秦

（冷靜地噓着氣。）

太太

在他的家裏，我好比是一個囚犯，他就是一個看守，他隨時隨地在看着我，甚至我說一句話，動一動腳都沒有自由……可是，凡這樣的生活整整的三年了；你想一個人過了這樣牢獄似的三年生活怎麼會不死去呢？……凡不怪你當時不敢認我，三年前的美華，本來是已經死去了，現在活着的，不過是徐紹卿的太太罷了……（哭）

秦

（感傷地）華！別難過……過去的事，只怨我們自己，我們缺少勇氣，不敢和環境奮鬥到底！當時你爲什麼要跟他結婚呢？而我爲什麼又讓你跟他結婚呢？……噓！

……（又冷靜下來）但是，這都是過去的事了。

太太

我！我不知道……也許是我母親看重他的地位罷？——一面經營着一個工廠，一面又有一份好差事，這自然是她的好女婿——但他可不是我的丈夫……他只

像養一條狗似的養活着我，他只是我的主人——可是，凡當時你爲什麼離開我跑到北平去呢？

秦 （在回憶裏沉思）當時我爲什麼不走呢？……我既然聽到你跟他結婚的消息，

我想也好吧！我是個窮苦的學生，是不會有辦法使我的美華幸福的，他既然有了個幸福的前途，爲什麼因爲我的自私而阻礙她呢？……

太太 （自嘲地）幸福？！整天關在一個監獄裏，身體靈魂都失去了自由，這樣整整過

了三年——這就是我的幸福！

秦 （噓氣）……這當然是我想不到的事！……以我自己的犧牲，却換來了你的痛苦……（冷）不過這也都是過去的事了，隨它去吧！

太太 （驚）過去的事……凡對於這些過去，你一點也不懊悔麼？

秦 對於我自己，我倒不懊悔。

太太 （大驚）凡你……

秦

哦！華！你別誤會我！

我是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刺激，我是不會跑到北平去的，我也就不會參加一二九那樣偉大的事變，我也不會把自己鍛鍊成一個可以上前綫，打遊擊的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也可以說是你刺激我的結果，華，你說，我個人有什麼可懊悔呢？……

太

（冷了半截）是的，……你是走上你自己應該走的路了！……你在華北那麼轟轟烈烈地幹着遊擊隊抗戰殺敵，還有什麼好懊悔的呢？……可是，凡，你可替我想過嗎？……

秦 太

（故意迴避）你，……我想在後方做點慰勞工作，是可能的吧？

哦，工作！……廚房纔是我工作的地方！……在這三年裏我隨時都想工作，可是，我怎麼能可以出來工作呢？……我曾經不斷的掙扎，想逃出這座牢獄！可是，凡，我看不見一點光明，我逃不出來！……去年，八一三戰事起來了，我想好了，我可以逃出這

太 秦 太 秦 太 秦 六 秦

個監獄來做點工作了——可是正因為抗戰了，他更不讓我出來，把我看的也更緊，連走一步路也有人監視我。一直到去年冬天在火車上碰到你，凡我好像是個死人復活了，我有了希望，我看見了光明，我有了勇氣，我要從新再做一個人……可是當時我因着一件要緊的公事，不能不到廬山去。

但我在等你，一直等到現在，你纔來到漢口！我不能再就在這兒了，我馬上要離開這兒——你答應我。

馬上離開這兒，你

是的，在這監獄裏，我一天也不能耽下去了！我要跟你走。

（沈冷）嗯……

（驚）凡，怎麼，你不敢嗎？

（搖頭）我不是不敢。

是你不願意？

也不是……

（冷了）那你不是懷疑我……

（冷靜地）都不是……美華，我們如今都不是小孩子了，頭腦該冷靜點，別靠一時的衝動——我走的地方，你是去不了的。

去不了？——去不了也得去！我非離開這兒不可！

（微笑）美華，這不是嘴上嚶嚶好玩兒的，到遊擊區去打遊擊，是個困苦艱難的鬭爭，別說你，許多男的大學生，有的還受不了。你穿着這樣長旗袍，登着那樣的高跟鞋，打着口紅，搽着粉，一天跑不了十里路，每餐吃不了一碗飯，吹了風就得生病，冒了暑就得發暈的，那能去吃糙米飯，醃稻草舖，爬山過嶺，挨冷受餓，打遊擊呢？

（感受侮辱）你怎麼知道我不能改呢？

（安慰地）改，你也許想改，也能改掉一點，但有許多事情，恐怕是改不了的了。

（憤怒）凡：你簡直是侮辱我！

秦 (安慰) 哦！華，我沒有這個意思，這是個事實，你們住慣了洋房，穿慣了綢緞，坐慣

了汽車，整個生活，就是享樂，這不是一下就能改掉的！

太 (按住感情) 好，凡你相信我吧——只要你肯帶我走，我馬上就會改變一個人

——我會變成三年前的方美華！我要丟掉這些衣裳，洗掉脂粉，脫離這種生活，跟過去的一切——一刀兩斷！

秦 (略受感動) 華，你的勇氣是有的……

太 你怕我連累了你們的工作麼？凡你放心罷，不會的，你還記得當九一八那年，我們

一同下鄉去做宣傳的事麼？……是的，這三年的生活，也許使我變了，但爲什麼不

能再變過來呢？你要知道這種豪華的生活，並不是我自己願意享受的——我是

恨透了我這種生活的，你想，他過去是辦什麼工廠，現在整天在盤算着買外匯，忙

着做官，在這樣的生活裏，我會得着快樂嗎？……那我爲什麼還不能改變這種生

活呢？

秦（動搖）但是，美華，一種生活的改變，是需要最大的努力的！

太（堅決）難道是人力所不能做到的麼？

秦那當然不是。

太但凡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做，因為我是一個人，而且還是青年。

秦（暗喜）美華！你真能有這樣的勇氣嗎？

太（眼淚快流出了）凡，三年不見，你就這樣不能相信你的美華麼？

秦不是，不相信……是……是……

太（撲入懷中）凡，如果你還相信我是三年前的美華，你就帶我一道走罷！如果再

不把我救出這個牢獄，那我只有死在這家庭了……（哭）

（茶房招待二個客人上）

秦（感動）華，你真的跟我回到遊擊隊裏去？

太（擁抱）凡：我跟你走，我永遠地跟着你走！

秦 (歡喜擁抱她) 哦! 華, 這真是使我想不到的, 我以為我們已經走了兩條不同的

路, 互相離開得很遠了! 誰知道呢? 我們又結合在一起了, 哦……

(茶房走過來, 見狀驚退, 秦凡驚覺急分開)

可是我馬上就出發的, 你能立刻就走嗎?

太 (略現驚訝) 馬上就走——今天?

秦 今天夜裏二點鐘——能走嗎?

太 (略一遲疑) 好罷! (丟了一張票子給茶房) 我們到高爾夫球場那邊去走走

(偕秦向花園深處去)

(茶房目送之去)

(蒲是今偕吳秋萍入, 一邊激烈的爭執着, 一邊入座, 蒲見走去的徐太太, 向吳暗示, 向茶房要了冷飲, 茶房去——但此後茶房是跟隨着客人的出入而上下的。)

蒲 (換了一套甚是奇特的服裝: 足登馬靴, 身穿小俄羅斯式的上衣, 頭髮相當的長,

沒戴帽子）我說你「絕對」錯誤！

我怎麼錯誤呢？這明明都有根據的，你說罷，紫波女士她那一點不像日本人。

吳 吶，你這就是犯了「絕對」的「機械論」的錯誤了，日本人跟中國人沒有什麼兩種樣嘍！

吳 嗨老兄，這就難怪你了，你是沒有到過日本的，日本女人的眼，都是單眼皮，你知道麼——紫波的眼就是單的，第二……

蒲 這更是「十足」的「絕對」的錯誤，紫波的眼皮是雙的，這我要「粉碎」你的「理論」。

吳 （冷笑）她雙眼皮兒那兒來的是上海美容醫院替她割的，我有電影雜誌的照片爲憑，而且第一，她的身材特別矮小，高跟鞋都是特別定作的，足有三英吋高，就憑這兩點，就可斷定紫波是個日本母親所生——去年在火車上你問她，她不是很難過嗎？紫波的父親又是中國人，她的矮是有絕對的，充分的，百分之百的生理

上的根據的？

中國人本來不高嚙！

吳 蒲

可是第三呢？紫波以前到南京去玩兒的時候，和人家一分手，總是習慣地叫「山育娜拉？山育娜拉！」這是日本話，「再會」的意思——你說，她爲什麼說日本話呢？

蒲

好！我抓住你的「矛盾」了！你如果說，因爲紫波講日本話「山育娜拉」就證明她是個日本人，那麼我告訴你，她現在已經「轉變」——她不說「山育娜拉」了，此刻跟人一分手就說：「得死龜哦大尼亞！」這是一句俄國話，根據你的理論，正好證明她的母親是個白俄了！

（茶房端上冰淇淋，汽水，啤酒之類，又有別的客人上。）

你這纔是矛盾哩！說日本話既不能夠證明她是日本人所生，那她說俄國話就能

證明她是白俄生的麼？

蒲

當然，我還有其它更具體，更實際，更積極，更絕對，更……更什麼的理由；第一，她愛蘇聯的一切的一切，她愛唱蘇聯歌曲，她愛看蘇聯電影，她愛穿蘇聯的服裝，她愛吃俄國大菜……

吳

哈哈！可是她同樣的愛美國歌曲，愛美國電影，能說她是美國人生的麼？——再說，你不是也愛蘇聯的歌曲電影，而且你也穿小俄羅斯式的衣裳，那能說你的母親也是個白俄麼？

蒲

放屁！你這「絕對」是放屁！——我還可以從她的氣質上證明她是白俄！——你看見她對人那股熱情麼？她對任何人都是一見如故，這只有俄國人才如此？

吳

可是你如果說她是個白俄女人所生，那簡直毫無理由！你「絕對」是放屁！

蒲

（苗軼歐匆匆奔上，——着夜禮服）

苗

（略現慌張）哦！你們兩位都在這兒！——見着紫波沒有？

蒲

沒有，可是你來得正好，我們的「鬭爭」可以「尖銳化」了，我們的討論可以「展開」了！——呵！老苗！你是紫波最好的朋友，你來「批判」一下她的母親是個白俄呢？還是個日本人？

吳

對，你來下個斷語！

苗

可是她到底到那兒去了，你們知不知道？

蒲

你放心罷！她是每天都「絕對」會到這兒來的！

苗

那她今天來過沒有？

吳

還沒有來過，可是你坐下來跟我們談談。

苗

（不安定地）我還有要緊的事嘛！

吳

要緊的事？——我的事可比你多，我每天起碼要去參加三五個集會，今日一二十

個朋友還要編刊物，辦辦事——哦！老苗！我的中國月刊馬上在此地復刊了，你千

萬請譯一點……

蒲 你這個人說話太「強調」了！單說你一天開上那麼多的會，時間那裏够呢？

吳 是呀！你這就不懂了呀！開會麼，你要遲到早退，只去那麼十來分鐘，講三五句話就走呀！誰叫你死板板地坐在那兒呢？（按苗）哎，坐一會兒——你說紫波的母親到底是哪國人呢？

苗 （很傷心嘆口氣）唉……說起紫波，雖然是她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經得到了——這個意思你們懂麼？她所有的一切，我都已經得到了——哎呀！可是這句話不能對別人說呀——我雖然已經獲得了她的一切，但她的家庭，身世，是從來不肯說的——這就是她神祕古怪的地方！

蒲 她爲什麼對你不說呢？——這真是太「神祕性」了！

苗 不過，紫波，總歸是個神祕的女人（大家首肯）就爲了她的神祕，而且也爲了抗戰，已經和我鬧翻了……唉！

蒲 鬧翻了？你跟紫波鬧翻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苗 (悲劇地) 可是事實上是已經鬧翻了嘛!

蒲 我真是「絕對」「絕對」地想不到!——這真是個大的「突變」!

苗 而且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不說下去) 唉……

吳 (驚) 怎麼你另外又過什麼不幸麼?

苗 (搖頭) 其實呢?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爲了抗戰的緣故,不過我告訴了你們,千萬不要再告訴別人啦!(低聲) 抗戰之前,我在上海參加過不少抗日的秘密活動,你們兩位也許知道的,可是日本人卻恨死我了,他們佔領上海以後,就四方八面要捕我!那知道我早離開上海了,他們一氣,就馬上下令通緝——雖然名單上有一百多人,可是我的名字在第一個!

蒲 那管它哩!讓他在上海通緝好了,難道他還敢到漢口來捕你嗎?——你這沒什麼,我那件事纔危險呢……

苗 (搶着正色地) 他自然不敢到漢口明目張膽捕我呀!但是那班漢奸爪牙,爲了

我如今繼續參加抗戰，安知道不來暗算我呢？（蒲向吳竊笑。便馬上來了個更加驚人筆之筆）哦！還有一個緊要消息，你們知道麼？（密秘）從可靠方面得來消息，日本人又唆使某某大使出來調解戰爭開和平談判了！

（果然大驚）真的？

苗 蒲 千真萬確的！是我親自聽來的！——可是只有你們兩位知道，爲了我們的抗戰，不能傳播呀！

吳 吳 （擔心地）我想，我們的政府不會接受吧？

蒲 唉！這是必然的嘛！台兒莊雖然勝利，馬上徐州又失守了！唉……

吳 那我們（悲觀地搖着頭）唉——（忽然做作的興奮）不！我們要抗戰到底的！我們要拒絕和平談判，我們要誓死保衛大武漢！告訴你們，我已經在武昌那邊預備好一口薄皮棺材了，誓與武漢共存亡！我們不許退到後方去！退到後方去的都是貪生怕死的奴才！我們要保衛大武漢！

(樂聲大起，角落上出現舞影。)

(紫波女士在樂聲中匆匆奔上，嘴裏哼着「青年航空員」之類的曲子。)

紫波

(換了一身西裝，樣式有些古怪，像俄國式，一進來就熱情的叫) 哦！你們都在這兒好極了！(做得很粗野的樣子，拍着蒲、吳的肩膀，然後再和每人握手) 好嗎？好嗎？(對苗) 唷！軼歐怎麼啦？眉頭皺了一大堆，敢情是在演悲劇嗎？哈哈……(苗冷着臉) 唉！老王沒有來麼？

蒲

(逢迎地) 您問王浩然先生麼？——還沒有來。

吳

紫波小姐請坐一會兒吧！還早！我的中國月刊復刊了！您在三天內給我一篇文章，好不好？——哦請坐！請坐！

紫

(愛嬌地) 謝謝，我不坐了，哎呀，吳先生我忙壞了！我那兒有功夫寫文章呢？！漢口這鬼地方真住不下去了！您看，我忙得像個什麼啦？！從早到晚只是開會開會上午去參加歡送出征壯丁，演了講；十二點鐘又在普海春聚餐，兩點鐘參加了一個

座談會，毫沒意思，四點鐘又是什麼慰勞大會！——剛纔休息一會兒，馬上就又得去出席什麼戲劇界聚餐會了；可是我十點鐘另外還有個工作批判會哩！——哎呀！真要命！（想走了）好，我不坐了（再拍拍兩人肩膀）謝謝你們（拔步走）回頭見，——得死龜哦大尼亞！

（急回答）「得死龜哦大尼亞！」

（青着臉站起來）紫波！

（笑）開腔了嗎，你？——好，停會兒見

你哪兒去？

（還是笑着）你不是知道了嗎？我到那邊找王浩然去（哼着曲子去）

（急起直追）紫波！紫波！紫波！（追去，聲音變啞了）紫波……

（相對矍然——別的客人上——科長太太上，和別人握手，但握後又拭拭手。）

科（一身豔麗的衣裳，穿得規規矩矩，一點兒摺縫都不會有的，走路連一點灰都不

沾脚似的那未穩重）哦，吳先生！您在這兒——看見紫波小姐嗎？

紫波剛剛到那邊去，一會兒就來您請坐吧！（讓出椅子。）

哦！科長太太您好！（和吳談着話，讓她獨自在說。）

（未開言先嘆氣）唉！什麼好，我們科長老爺還沒有信哩！（拼死命地拭椅子，把衣裳擺得平平正正坐下去）唉！看，連一件好的衣裳都沒有了，逃難把什麼都逃光啦！我夏天多少漂亮的衣裳，都丟在南京啦！一件也沒帶出來！火車上又把我那只隨身箱子丟了，天啦！那箱子是我的命呀！現在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完了！我們科長老爺又不曉得被什麼狐狸精迷住了，唉！——你們看報可看見我們科長老爺到哪兒了？

可沒有看見。（和蒲低談着，讓她一個人在說。）

唉，這些報紙真是糊塗，我們科長老爺的事怎麼不報出來呢？他到底退沒退出南京？唉！（用手絹拭着杯子，左拭右拭，才翹嘴唇生怕打濕口紅那末地喝着冷飲

品) 哎呀餓死啦! 這裏東西還能吃麼? (手絹潤嘴唇)

嚶嚶, 是的, 是的。

科 唉! 我們科長老爺到底到哪兒去了呀? 把我一個人丟在這兒——噫, 蒲先生, 報上

就沒有我們科長老爺的名字麼? (皮夾裏拿出一張報來)

蒲 唔, 唔, 沒有, 沒有。

科 哼, 等我碰到那些報館裏人, 纔不罵死他們嘿! 我們科長怎麼不上報呢?

同。 (王浩然上——衣着整齊起來, 白嗶吱西裝筆挺, 皮靴雪亮, 和火車上也大不相同。)

吳 (起立) 哦! 王先生! 一個人嗎? 這兒請坐。(握手)

蒲 (過份的熱情) 哦! (使勁握手搖) 您是我紫波麼? 她剛向那邊去?

王 (在另一只椅子上坐了) 是的, 她約我來談話的。

吳 好極了, 我也正想找王先生談談哩!

科 (跑過來) 哎喲! 王先生, 您知道我們科長老爺的下落麼? (握手)

王 唔, 不知道, 不知道, 您好嗎?

(插語) 王先生, 這個……

科 唉! 還有什麼好! 我的箱子去年在火車上丟了, 衣服首飾都丟在南京; 看, 現在簡直

沒有衣裳穿, 寒儉死了! (拭淚) 您看報上有我們的科長……

王先生, 您……

吳 裏面工作很忙嗎? ——怎麼樣, 還時常聽戲嗎? ——還有豪性喝酒嗎?

王 還好, 還好, 您呢?

蒲 (搶着答) 很, 很好, 很好。

吳 (慨嘆) 簡直不得了! 一個刊物已經夠忙的了! 研究會裏, 學社裏什麼事都推在我身上, 而且所有許多集會, 又不能不去出席, 宴會聚餐, 更是忙得不亦樂乎! 你說一個人能有多少精力呢? 嗨……

王 是呀！漢口的生活簡直太緊張了，但秋萍兄，你也是能者多勞呀！

吳 那裏那裏！——哦！怎麼樣？最近您能賞光給一篇文章麼？中國月刊馬上在此地復刊了。

王 哎呀！我那兒有功夫寫呢？而且我簡直寫不出來呀！忙死了！

吳 您別客氣了，這也是能者多勞！

（王和吳笑，蒲無聊只好跟科長太太在聊天。）

蒲 前天警報，您在那兒？

科 前天發警報呀！——哎喲，我嚇壞了，我提着一個馬桶，一個箱子……

蒲 咳！您的箱子不是丟了嗎？

科 我又買了一個呀！你聽我說……（低聲地講）

吳 浩然先生，不是這樣說法，我是一個最好朋友的，而且是個毫無成見的人，不問哪方面朋友的集會，我都得去參加，其實，到了此刻是應該精神團結一致對外的時

候了，還分什麼彼此呢？——王先生！說是不是？

是的，是的。

王 王先生以前在上海，兄弟一向在南京，彼此之間好像有很多的隔膜，其實都是誤會，比如以兄弟來說，雖然一向住在南京，但對於上海方面的朋友，可真是愛護備至，凡有什麼不幸的時候，兄弟總是竭盡自己的力量拚命去幫忙的！可是卻有人懷疑我在做什麼，這真是誤會！

王 是的，是的，這是我所知道的。南京朋友對於上海方面的人有所誤會，也是真的，但有許多也完全是不必要的多餘的誤會，比如過去對於兄弟，就是一個例子，可是現在呢……

吳 所以王先生肯到漢口來供職，真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們本來就沒有什麼，從今以後，我們更該聯合起來，一致抗戰（越說越有勁，拍桌打板，得意忘形，弄得四座響起）收復失地，把倭奴驅逐出去——這纔是我們的責任？

王 好！(伸手緊握)……

(樂聲大起)

(徐紹卿輕步上，偷偷地在四面找人。)

……只聽得炸彈「吱——唵……」我說聲不好，「靈感」一動，以最迅速的

「姿態」伏在地上，立刻「轟」一聲，我想我是「犧牲」了(見徐)……哦！徐委員，好久不見了。(拚命地握手)

徐 (手有點疼——不想熱心)久違久違！請別客氣。(對茶房低聲地)來了麼？

茶房 (點頭，豎兩個指頭，然後用嘴一撮，指個方向)……

徐 (轉身就走)……

科 哦！徐委員，您知道我們科長老爺……

蒲 徐經理！請這兒坐一坐吧！

徐 哦！科長太太！哦！蒲先生！多謝——回頭見(逕去)

蒯 這傢伙的腦子「絕對」有毛病……哦我「了解」了！

（紫波從花園那邊和徐迎面走上）

蒯 徐委員，您也來了？您的太太在那邊呢！剛才碰着——您找她麼……好得死龜

蒯 大尼亞。（見王好像出其不意地驚叫，急急風地跑過去，抓着王的膀子直搖）

蒯 今天看見您了，呀！這陣子簡直忙的沒有功夫來拜會您呢！

（站起來讓坐）您請坐吧！

吳 紫 （驚詫地）怎麼你兩位還沒有走嗎——能在這兒多坐一會兒，真是幸福——

我呀！忙的要命，真沒有這個福氣！

（急分辯）不，我也是一個忙人，真是忙的要命，剛才……

是的，今天我們本來還有兩個會要去參加哩！

（乘勢）好！那麼我們回頭再談了——哦！科長太太您也在這兒，好極了！

蒯 什麼好極了，箱子也丟了，衣裳也沒了，我們的科長老爺也沒個信！

紫 好，好，回頭跟你談。

科 哎呀！紫波小姐，我正在找你哩（取報）你指給我看看我的名字在哪兒……

紫 （煩了）嚷！我告訴你，這邊沒有你們科長老爺的名字！

科 嚷！不是問他呀！昨兒你不是跟我捐了十塊錢嗎？你說他們要把我的名字登出來，到底登在那兒呀？

紫 （賦）唔……吶吶在這兒（轉身和王同坐）唉！真要命！

王 紫波！看你很忙麼？

紫 您別提了，整天都是會會會！把開會當做吃飯似的！我真不知道那兒來的這麼許多會，一天開到晚：文化界，婦女界，藝術界，電影界，文藝界，還有戲劇界，開到會都要拉上我，這簡直要命嘛！我那裏管得了這許多……而我自己呢！簡直沒有做一點兒切實工作。哦！你想想看一個人沒有工作做還行嗎？我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而給我的，是開會！開會！第三個還是開會！

吳 (在隔座上興奮) 對! 紫波女士真是快人快語, 我簡直被開會忙死了, 我說 (激昂) 我們應該來一個反對開會的運動!

蒲 我絕對附議!

紫 對, 您去找些個朋友開個會, 提倡提倡這個運動, 我一定到會參加! 一定贊助! 好的, 我一定發起這個運動! 明天就可以召集一個談話會……

科 (向蒲) 蒲先生, 請您念給我聽這是我的名字麼?

蒲 唔是的! 周科長太太捐慰勞捐款拾元整!

科 (喜) 唔! 他們也知道我叫「科長太太」! 這個報還不錯! ——可是! 我捐了拾塊錢, 怎麼還不替我登照片呢? ——這個照片是誰? 他捐了多少錢?

蒲 「捉拿逃犯」! ——哎呀! 這個照片上的人是偷了人家一萬塊錢, 逃走了, 登報抓他的。

科 噫! ——咳! 他怎麼把這個罪犯的照片跟我的名字排在一起呢? 真是……

紫

(向王)而且，這是一個很大的物質浪費！您看一開會西餐大菜，不知道要花費多少！(轉悲沉)可是我們前線的將士，卻每每因為給養上運輸困難，在艱苦的關爭中吃不得一飽——這不是太不公平了麼？

是的，這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沒有什麼兩樣……

王

紫

(舉起冰啤酒)其實，就是這一杯冰啤酒吧！在我們又何常不是浪費呢？如果前綫的將士，都有這樣一杯冰啤酒，對於他們是一種如何巨大的興奮和安慰呵？

……(沉默地看着杯子若有所感)……

蒲

(向科長太太)……我一看啦！左右前後的人都炸死了！血流了滿地，離我只要一尺遠！只有一尺遠！

紫

(忽然驚叫一聲)哎呀！(做了一個很美的姿勢撲在桌上)

王

怎麼了，紫波！

(大家圍攏來，紫波徐徐擡起頭來)

紫 (徐徐伸直腰，像病了似的) 哦！我的身體壞極了！神經衰弱……剛纔我看見這

杯深色的啤酒不知怎麼一下，聽說一聲「血」！這杯啤酒馬上就像血一樣的流了出來，而且明明白白被我看見我們英勇將士身上所流的血了！可怕！(又伏倒) 您太興奮了，感情也太脆弱了——但這是詩人的情感。

王 哎呀！吓死我了！我當着了那個虎什麼拉了咧！

蒲 這「絕對」是受了深刻的刺激了——茶房！拿涼手巾來！

紫 (制止) 不要——沒有關係，謝謝諸位，我好了！(大家退去，秦凡和徐太太從花園裏出來，見衆人又退去，蒲注視。)

紫 可是王先生，我們前線將士需要刺激是真的，冰啤酒雖不可能，爲什麼不給他們一點別的精神上的刺激呢？比如歌詠，演劇，爲什麼不到前線去呢？

王 是的，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曾起草一個戰地演劇隊的計劃，發動大批人員到前線演劇給將士們看，可是這個計劃依然是一紙計劃而已！

紫

爲什麼依然是計劃呢？（憤激）爲什麼不上前線去演戲呢？前線上幾百萬英勇將士在浴血抗戰，以熱血和頭顱在保衛我們的祖國！但是我們連這點安慰都不給他們，良心上說得過去麼？我們爲什麼把所有的戲劇隊伍集中到後方的都市？爲什麼只演戲給都市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看呢？……

王

原因就在於沒有人願意到前線去受罪吃苦！

紫

（一躍而起）我願意去！

王

（驚意）真的？

紫

我要憑我的力量到前線去演戲去鼓舞抗戰將士！我要使他們哭，使他們哭！使他們笑，使我們興奮——問題只在王先生是否放心讓我領導這個隊伍？

王

（堅決站起）只要你肯幹，這計劃馬上就實現！

紫

（狂喜地）好！我快樂極了。（高舉啤酒杯子）

王

（高舉杯子，相碰）我祝您成功！

蒲·吳 祝我們紫波女士成功！

（樂聲大起——紫波和王浩然乘興起舞，向舞場退去）

科 嚷紫波！你那天叫他們替我登一張像片在報上，好不好……

（徐紹卿回來，四面找人。）

蒲 徐委員！怎麼太太還沒有找到麼？——在這兒等吧！她要出去一定從這兒走的。

徐 （臉色鐵青）好好謝謝您。（隨即坐下）

蒲 （低聲詭秘討好地）剛纔從花園裏出來的，看見我們在這兒，又回到花園裏去了。

徐 （又生氣，又想聽）什麼？

蒲 跟那小子在一道兒——我們去年在火車上碰到過的。

徐 唔……

蒲 （揚聲岔開）徐委員，最近怎麼沒有見着您？

徐 蒲 (應酬地) 唔常有警報少出來。

徐 蒲 哦! 最近一次空襲, 您在哪兒掩蔽的?

徐 蒲 唔! 自家的防空壕裏。

科 徐 哎呀! 此地那些個防空壕呀! 真髒死了! 我願意給飛機炸死了, 也不進去——那天我一手提個馬桶, 一手提個箱子, 在防空壕門口站了半天。

蒲 (不理她) 哦! 我可是危險了, 那天我正在武昌, 躲在蛇山的旁邊, 我以為是「絕對」的安全地帶了, 哪知道事情會有那樣的「偶然」, 偏偏就炸蛇山, 這真不是我個「意識界」所能想像的, 因為我不是個「機會主義者」, 也不是「尾巴主義者」, 所以我不大跟別人亂跑的, 哪知就起了「突變」了!

徐 蒲 (似懂非懂) 唔唔唔……

蒲 當時我的耳朵只聽得一聲「轟」, 一個東西, 兵的一下打在我的身上! 我立刻就暈倒了, 而且立刻就「意識模糊」了——以後來過了好半天, 我醒過來一看呀!

我的頭旁邊就是一塊鐵片——我可嚇了跳！

（苗軼歐獨自走進來，沒打誰招呼，就在別的桌子上坐下。）

那並沒有打着你呀！

（着急）是呀！可是你聽我講呀！——我馬上想爬起來，那知一伸手在我的身上

呀！摸到了一個冷冰冰血淋淋那麼一個長的東西……

哎呀！嚇死了——那是什麼？

是呀！是一條炸斷了的女人的大腿！

（轉身）唔……

哎呀！

這條大腿呀！還是整的，穿着絲襪，勒着吊帶，在襪子裏頭呀！還藏着一大捲鈔票

——足有五百塊錢哩！

哎呀！你不要講了，噁心死了這……

（摸摸襪子裏的鈔票）

後來這筆錢呢？

（驚）這筆錢呀……自然是送到警察局裏去了。

（笑）這不是我講給你聽的故事嗎？怎麼變成你自己的了？

（窘）不，不，我真是遇到同樣類似性質的事件的，而且我還有真根據。

（笑）別根據了，（拉徐紹卿）哦！老徐！我有件要緊的消息告訴你，這是有關抗戰的（拉到一邊去噉噉咕咕）……

哦，苗先生，您看這報上我的名字麼？報館裏渾蛋透了！把它跟一個偷人家錢的罪犯放在一起哩……

唔……唔……

我「了解」了他今天一定碰了紫波的釘子亂搗蛋——搗亂份子！

……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從可靠方面得來的，可是爲了抗戰，你千萬不能告訴

第二個人我這是因爲知道你買外匯，關係很大的，但你的外匯買得怎樣了？

徐 謝謝你，還沒有買進，不過既然有了和平消息，我得去馬上買進，唉！我早說過了，這個仗怎麼能再打下去呢？得過且過，能解決還是解決的好，過幾年有了實力的時候再說。

苗 不過抗戰到底是我們既定的國策……

徐 這不是已經到底了嗎？南京去了，徐州又失守了，隴海路也完了，馬上包圍武漢，這不是已經到底了嗎？哼！……

苗 但是我們還可以抗戰下去！

徐 還可以——（搖頭）哼！……

苗 （還有別的話題）哦！我還有一個祕密的緊要消息——是上海傳過來的。

徐 （非常關心）唔也是金融消息麼？

苗 不——上海敵軍在嚴密地搜捕中國抗日份子！

徐

(洩氣)唔……這不是很平常麼?

苗

可是連我也在內呀!而且我是第一名——可是爲了抗戰,不能告訴別人呀!千萬!千萬!千萬!千萬!

徐

(微笑)我知道了!

(蒲是今在一旁聽着,向吳作鬼臉。)

(王銀鳳從舞場那邊興緻沖沖地跑來。)

王銀鳳

哦!蒲先生!苗先生!哦!還有科長太太……你們都好嗎?

(蒲、吳、苗都慌忙站起來,科長太太別轉臉去,徐未動身。)

蒲、苗、吳

唔……哦!好……嗨!嗨!……

風

我在舞場上碰到王先生,纔曉得諸位先生都在這兒!自從去年火車上下來,就和各位先生少見了,怎麼不到我們華中里來玩兒呢……

科

(陰陽怪氣)唔!華中里哦……

（苗弄得插不進身去。科長太太便找着他說話，蒲吳在一邊低聲說話。）

（摸出張紙來）銀鳳！這是我送給你一首詩。

哦！王先生，真不敢當，我是個粗人，認不得幾個字的。

別客氣，我爲了這首詩，敬你一杯酒。（狂飲）

謝謝（飲）哦！王先生，這是我的名兒麼？我是叫「銀鳳」的，銀是個銀洋錢的銀字——這是什麼字。

唔！這也是吟字，是吟詩的吟字——這是我替你改的名字，要比那銀字好得多——銀鳳你說好嗎？——要是好，再喝一杯。（狂飲）

好極了——那末王先生你給我講講這首詩吧！

好，我講給你聽。（低聲講着）——

（正在苗無可奈何之際，李曼妹女士上，李女士如今是花枝招展，儀態萬方，但苗沒讓她開口。就一把拖她到角落裏去，告訴她什麼秘密。）

紫 (對徐) 徐委員！您想想看，一個人每天只是開會，還能做什麼工作呢？我如今最

需要的是最實際的腳踏實地的工作，我是反對那種每天只是開會，只是亂嚷嚷的那般人。可是現在的我呢？卻徧徧是開會開會開會——哎呀！我簡直痛苦死了，如果再沒有切實的工作，我要上前線了！

徐 是嘛，如今一般青年救國救國都是放在嘴頭上的，到底國還是沒有人救。

紫 對！正因為這樣的青年太多！所以我們非去腳踏實地做個傻瓜，幹點傻瓜的工作

不可——比如說罷，像徐委員，你辦的難民救濟會，這只有傻瓜纔肯幹的工作——可是那邊工作是怎麼樣了？

徐 唉！那邊的事你不是知道的麼？——雖然有錢，工作卻沒有人做！

(端起冰咖啡的杯子長嘆) 唉！想起那班難民真是可憐，沒有好地方睡，沒有東西吃，在這樣的大熱天裏，不是像豬一樣擠在一個小房子裏，便是在街上讓毒辣的太陽晒，可憐一個個都是遍體流汗！(驚叫) 哦！您看！

徐 怎麼？

紫 您看這杯子裏是冰咖啡，杯子外面卻結成水珠子了，這不是那些難民身上的汗珠一樣麼？（悲劇地）呵！難民們在熱得流汗，而我們的咖啡杯子冰得結水珠子，這何等悲慘的對照呵！（悲天憫人地哭了）

徐 紫波小姐，你也不必難過，我們辦救濟事業的人，只有竭盡能力替難民謀幸福就是了。

紫 可是我不想到這個問題則已，一想到就非得親自替難民服務不可，否則我的良心是不能安定的。

徐 這樣說，只要你願意，我可以把難民救濟會的教育責任完全給你來主持，怎麼樣？

紫 （一拍桌子站起來）真的！

徐 當然。

紫 （狂喜的）好！（刀劈似地伸出手去緊拉住，半響）我，我快樂的要發狂了！

（蒲是今偷偷摸摸的到苗軼歐旁邊竊聽）

苗 （警告地）可是密斯李，我是當做知己纔告訴你的，但爲了抗戰，千萬……

蒲 （替他說了）千萬不能告訴第二個人呀！

苗 （大怒）你簡直渾蛋！——偷聽人家私語——不道德。

蒲 （嬉皮笑臉地）咦，你不是已經告訴過我了麼？怎麼是私語呢？

苗 你胡說白道！

李曼妹 （排解）哦！蒲先生，您好好久不見了！怎麼你們兩位老朋友真愛開玩笑！哈哈！好

極了！（走開）哦！徐經理，您怎麼有工夫出來玩兒呢？真是難得。怎麼樣，您的工廠

還能夠恢復麼？

李 咳！真是可惜——哎呀！紫波！你在這兒怎麼不招呼我哦！（擁抱）真是好久不見

了——我看哦！你真是越過越年輕了！哈哈！

紫 可是你也越來越會說話了，怪不得人家叫你做交際花！

李

那還不是跟你學的嗎哈……怎麼是吳先生，哎呀！您這個忙人，那天請您吃飯，怎麼沒有到——哦知道了，您是忙人忙人哈哈……哎呀科長太太，您也在真對不住！您叫我打聽您的科長老爺的下落，我簡直打聽不出來——咳！（故意驚視）那不是王先生（跑去）哈囉！今天跳舞了嗎？（認真地）王先生，今天我不跟您跳舞不成，您別走（看見王銀鳳，沒理，急轉向大眾）各位！今天是難得的機會，既然都會着了，有一個要求——停會兒各位都不許走，今晚在我家裏開一個小小的跳舞會，除了諸位其餘到也盡是名人（嚴厲地）可是誰要不到（嫵媚地）我可不答應他！

大家

好好，一定去，一定去。

王

愛！密司李，這位王吟鳳小姐的跳舞真是好極了，你一定得請她去！

李

（無可奈何）呵！這位是王小姐——一定也請過來。

王

怎麼你們不認識嗎？

衆 哦！

鳳 是的，這兒的諸位先生，我都不大認得了。

王 怎麼啦！諸位都不認得王小姐了嗎？去年在火車上……

科 （怪臉）認得！認得！

大家 那裏話！都認得，都認得！

王 我說是嘛——王小姐現在不僅止戲唱得好，跳舞也好極了！

鳳 可是王先生，對不住得很，我馬上還有事，不能奉陪了！（走）

王 不成，不成！我今天一定要同你跳舞，還要聽你的戲。

鳳 那末請到華中里來坐吧！

王 不……（樂聲起，乘風與鳳起舞，向舞場退去。）

李 （笑）王先生真好朋友……

（大家會心的一笑，苗在李和衆人說話時，已乘機向紫說話，紫迴避。）

（正在這時，秦凡和徐太太自園內出，一邊說着話。）

（蒲是今急忙拉徐衣，徐勃然站起，徐太太止步。）

（轉向秦凡）請你去替我叫部汽車，我要回去了。

秦——（環顧一下）好！再見。（出）

太太——（惶惑地向徐）哦！你也來了！

徐——（鐵青着臉，一言不發，預備將太太叫到角落裏去）……

科——哦！徐太太！今天打了牌沒有？你看這家報紙多渾蛋，他把我的名字……

徐——（裝作很親密地挾着太太）科長太太，我們一會兒就來。（走進角落沒有人可以看見他們了，便放下手，嚴厲地）我只告訴你一句話，我在漢口，如果再看見這傢伙，我馬上叫人斃了他，同時我要親手殺了你……

太太——（戰慄）他是……

徐——（急止）沒有別的話說，回家去把你自己關起來！

太太 你聽我一句話……

徐 我半句也不聽……

太太 (哭)……

徐 不許哭，不許哭——替我出去拭乾眼淚！

(苗軼歐也親暱地挾了紫波往這角落裏來)

苗 (見徐欲迴避，不及)哦……你倆位在這兒！

徐 (急親熱地挾住太太)哦！你們看我的太太多小氣，一會兒不見我，就賭氣了！哈

哈……

紫 哦！那纔是冤枉！剛纔徐先生還東找西找你哩！徐太太！

(一對出去，一對進來)

蒲 (迎着徐太太讓坐)請坐，請坐，您好麼……

(從此與徐委員形影不離)

紫

(捧脫手) 軼歐，真要命！你這樣天天追着我，我什麼事不要幹了！

苗

(怨苦萬狀) 紫波！你不能這樣對我！你知道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的一切！

我失掉了你只有死！哦！紫波！你忍心麼？

紫

(無動於衷) 你知道的，我現在什麼都談不上的，我如今只要做點工作！

苗

是的工作！我正努力着作點抗戰的工作，而且最近我還打算到前線去，但是紫波，正因為我要努力做抗戰工作，我纔不能夠失去你的愛情！

紫

哦！我的愛情有這麼大的用處麼？

苗

是的，如果我失掉了你的愛情，也就是失掉了我的生命，那我怎麼能夠再努力於抗戰工作呢？(瘋狂) 哦！紫波！你不能不愛我的！

紫

(微笑) 哦……

苗

而且，今天得到上海祕密消息，日本人在設法捕拿我們一批抗日份子，我是第一名……如果我再失掉你的愛，我還有什麼勇氣工作下去呢？哦！波！你爲了我的工

作，爲了抗戰，爲了「抗戰」，你不能不愛我！

紫 嚇幹嗎用那麼大的帽子嚇唬我呢？我可不是一架機器，讓人家隨便使喚的！

苗 （憤怒）紫波，你不要自欺欺人！

紫 （怒）什麼叫自欺欺人？

苗 什麼不懂得愛情？我知道你現在愛的是誰，你喜新厭舊！找着地位高的人，便忘了過去了！

紫 （暴怒起來）你，（壓抑下去）好罷，既然知道我愛着誰，不就完了麼！（去）

苗 （全身都震動得快要爆裂了）呵……（美國電影裏的姿態，狂擊着腦袋）好！

紫波！你去吧！我們再見了！（快到流淚的地步）再見……

（右手掏出瓶子，遞給左手，再伸右手握紫波）我們永遠是再見了……

（拿過瓶子看，笑）喲！這末小氣幹嗎？跟我們女人學會了吃安神藥水自殺嗎？

（欲丟了它）

苗 (奪回來) 你別管我!

紫 好罷! 我想你不是個傻瓜! (走) 回頭見——得死龜我大尼亞!

苗 (恨恨地瞪着瓶子, 半響使勁的摔了瓶子, 伏在桌上) ……

紫 (若無其事地走向大家) 哎呀! 天氣好熱呀! ……

李 (會意地) 熱得連心裏都發火了!

苗 (突然站了起來, 奔向外去) ……

紫 (當苗從身旁走過時, 只輕輕地那末隨手一拉拉住他) 哪兒去?

苗 (冷着臉) 有事!

紫 坐下來吧! 吃盃冰淇淋——心裏怪熱的!

苗 (再忸怩之後) 我不吃! (坐下) ……

紫 (笑) 喲, 怎末啦? 和誰賭氣啦! 哈哈! ……

李 喲! 苗先生有什末心事麼? 回頭到我家裏來參加跳舞會, 包你什末事情都煙消雲

散了——還有徐太太，也好像有滿肚牢騷似的幹嗎呢？你哎呀！徐太太我說呀！

這年頭兒，我們身當亂世，什末事都別那末認真！你看那些唱戲的，儘管在臺上哭呀鬧呀！像真的一樣，但是一下了臺，什麼還不都是假的！我們啦！在這個世上，還不是跟演戲一樣，過些時候，什麼都完了，徐太太停會兒到我家跳舞去，徐委員再有什末對不起你的事情，一下子也包你忘記了！

太太

不，李小姐，我是不會跳舞的！

李

哦！徐太太是不喜歡跳舞的，我忘記了，可是徐委員您可不能不來，今天您如果不跟我跳舞，我是不答應的——可是徐太太你放心嗎？哈哈……我一生一世就愛個跳舞，爲了跳舞，我的差事都不幹了。

徐

怎麼？李小姐部裏的差事真的不幹了嗎？

李

他們干涉我個人的行動！這不成，差事不幹了還不會死，可是一個人不跳舞，怎麼活得下去呢？

蒲 我說密司李呀！她真是個「樂天主義者」！哈哈！

（小女孩——火車上見過的——提個小籃子，掛個難民章，進來兜售）

小女孩（向徐機靈地）先生！買包瓜子罷！救濟救濟難民行行好！

徐（煩膩地）去，去，沒人要。

小 先生！花生米是新鮮的，買一點罷，救濟救濟我們難民！

李 這個孩子什麼事不好幹！在這兒叫花子似的賣東西！

太太（一直在那兒痛苦地沉默着，想拿錢買）來……

徐（攔住）做什麼（推開小女孩）去，去……

小（向科長太太）太太！買一包罷，買一包罷，小意思！

科（看見鬼似的）哎呀！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小（不識相地將包子遞給科長太太手中）太太！只一角錢……

科（跑起來連拂着手）滾，滾，滾……哎呀！餓死了——茶房！手巾（拭手）

小 蒲 (嚇得跑開，再向蒲是今) 先生，行行好！我們是南京逃出來的難民……
我知道。(教訓地) 嗨！小孩兒！你呀簡直不懂得「心理學」！在這兒賣瓜子、花生
誰要呢？到那小茶館小飯館賣去！這兒都不是你的「對象」——懂不懂？

小 (似懂非懂) 唔，唔……

小 蒲 好了，好了，懂了，就去罷！

小 (固執地) 先生，買一包罷行行好！

小 蒲 滾，這個小孩兒可麻煩！

小 科 噯！小孩兒，別麻煩了！去，去，拿一角錢去，沒人要你的東西。

小 紫 噯！你的錢真多有錢給他哩，憐死了！

小 (跑過來) 小姐買一包吧！不買東西我不要錢的。

小 紫 噯！這孩子，好志氣——怎末是你媽教你的！

小 (搖頭悲苦地) 我沒有媽了！

紫 那是你爸爸教你的，是不是怎麼不說話，是爸爸教你的？

小 （若有所感，不答，繼而忽放聲大哭）爸爸……爸爸……

（衆皆大驚，王浩然王銀鳳偕上。）

茶房 滾滾出去出去在這兒哭你媽什麼喪？

紫 喂！茶房別趕她——讓我問問她。

茶房 （沒趣的走開）是，是。

紫 喂！小孩兒，別哭，你爸爸怎麼啦？——說呀！

（小女孩還是哭着，大家像看西洋景似的圍攏她。）

紫 別哭，別哭，小妹妹講給我聽聽——爸爸那兒去了？

小 爸爸不見了……（又哭）

紫 怎末不見了呢？——在那兒不見了的？

小 在車上。

紫 哦！你的家在那兒？坐火車上那兒去？

小 我們是出來逃難的……我的家在南京……我跟了爸爸坐火車上漢口，找親戚的……

紫 你的媽呢？

小 媽……媽（哭）媽在南京，就……挨炸彈炸死了……

紫 別哭，孩子，那你親戚找到了嗎？

小 沒有，我跟爸爸上火車路上，飛機來了……扔炸彈……我們跑下車，人多一擠，把爸爸就擠不見了……後來飛機炸死了許多許多人，爸爸沒回來……火車開了就不見了……（哭）

紫 （衆人報之以唏噓歎息）

紫 （滿足了，拭拭眼淚）好了，別哭了……真可憐！去年我們坐火車，不是遇到轟炸麼？！麼？！要是我們自己……

蒲 敵人殘暴的獸性，使得這樣的孩子也遭遇到家破人亡的痛苦，這真是「絕對」沒有人性的殘酷……

吳 我們應該爲受難的父老子弟而復仇！

紫 不過這孩子很聰明，將來一定會演戲。

李 我說呀！將來學學跳舞還有一定出息！

王 （歎息）這是一個絕好的題材，這孩子給了我不少的啓示，我可以作一首「難民曲」——一首沉痛的長詩。

鳳 （掏出一張鈔票塞在孩子手裏）……

茶房 好了，去吧，謝謝那位小姐，別處賣去（推）

小 我不要——你買東西。

茶房 別裝腔了，拿去罷，人小過門兒倒多！

徐 如果戰事再延長下去，這樣的流離失所的孩子就更多了！所以這個仗不能再打

下去了，——我們要多保存一些原氣。

噯，是的，是的……

是嘛！你看，打仗，打仗，把我的衣裳首飾，箱子，連我們的科長老爺都丟了！

（憤激地）可是，如果我們這個仗不打了……

沒有你說的話！

（轉過身來驚訝地）先生！你們說什麼？——不打仗了嗎？

怎麼？

那我的爸爸怎末辦？

你爸爸怎末辦？

那我爸爸的仇怎末報……（哭）

去罷，去罷，快替你爸爸報仇去！這個仗呀！早着哩！不會不打的！

（茶房推小女孩出，衆人相對瞭然——良久，外面一片叫喚聲，由遠而近）

聲音

號外！號外！當天的新聞，看我國空軍轟炸東京的新聞！號外！號外！中國飛機轟炸東京的新聞……

吳

聽——什麼？我國空軍轟炸東京？

（衆人焦急的等候着，蒲是今捧報紙進來，後面跟個賣報的——正是火車頂上的那個工人叫賣着。）

蒲

（高聲讀報）「我空軍」今晨東征「日本三島」！唉！一點不錯，我們的飛機飛到東京，大阪，長崎一帶去散傳單，今午凱旋而還。

大家

（歡叫鼓掌）哦……

（紫波女士喜得直蹦，和李曼妹擁抱着。）

王

（興奮地）中國空軍萬歲！

大家

（連賣報的在內）中國空軍萬歲！

徐

（獨他有點不愉快，沒有叫，推推他身旁的賣報的）你在這兒幹嗎？

蒲 (應聲蟲似的) 你在這兒幹嗎?

工人 怎麼我喊喊口號也不准嗎?——這也不是當漢奸!

徐 這兒沒有你的事,出去!

科 哎呀! 髒死啦! 這個人——滾出去,滾出去!

工人 喲! (看) 太太! 別神氣,我認得你,去年在南京上火車,你叫我捧捧你的屁股,還給

我一塊錢哩。

科 渾賬! 胡說! 滾蛋!

(工人溜走了)

王 (舉盃) 諸位! 我們爲了慶祝空軍東征, 乾掉這杯酒!

大家 好!

吳 (急跳起來, 擠到人當中來) 諸位! 我們慶祝空軍東征, 要誓死保衛大武漢!

大家 對保衛大武漢!

吳

我們要誓死保衛大武漢！我們不許退到後方去！兄弟已經買了一口薄皮棺材，放在武昌！誓與武漢共存亡了，我們都是保衛武漢的戰士，貪生怕死的亡國奴，讓他退到後邊去來！我們乾掉這杯酒——我們痛飲倭奴血（飲）

大家

好（狂飲）

李

可是諸位別忘了！爲了慶祝空軍東征，馬上到我家裏開跳舞會去！

（幕急落）

——第二幕完——

蒲 吳 蒲

第三幕

這一幕的舞台代表着後方某一華貴的旅館。這房間裏有着一個小的套間，可以讓人家說點機密話的。陳設夠富麗的。但一張大的床是必要的，窗外的洋台也不可少。

約在上午十一點左右，房間裏已經聚集了幾人——苗軼歐，蒲是今，吳秋萍，李曼姝，圍着一張報紙在討論着某一問題。

(天津有味地)事情是這樣的，夏天在漢口，徐太太就發過一回事變。

在漢口……

是呀！就是半年前，夏天有一個晚上——那就是我們空軍遠征東京的那一天，我

們大家不都是在那家夜花園玩兒的嗎……在你們的記憶中，可曾見過一個有軍人「姿態」的年青小伙子麼？

唔！我想起了，徐太太跟那傢伙一出來就碰見了老徐。

李：（此刻對李像應聲出）對了，老徐那天突然站起來，還嚇了一跳。

蒲：對那小子就叫秦凡穿的很「普羅」，一付「照會」也不見得但他就是徐太太

過去的情人。

苗：唔！就是那小子——他敢帶老徐的太太跑了。

蒲：不敢——他才絕對的敢哩！就是在漢口的那天晚上，他們倆就預備去的，可是老

徐得到了我的「情報」，看見了她，又幾句「威脅」，太太就屈膝了，「妥協」

了——當天夜裏沒有去成，秦凡就回到華北去幹他的游擊隊了，（警覺）哎呀！

有人來。

（大家一回頭科長太太進來了）

科 (張開一張報紙) 哎呀好，好好，你們都在這兒！哦！蒲先生，請你替我唸一唸，這報

上有我們科長老爺的名字了！——你看這個不是麼？周子良，別的字我不認得，這三個字呀！燒成灰我都認得！這半年多我天天看報，天天看報！

李 哦！科長太太，您現在也會看報了？

苗 真的，科長太太，您每天看些什麼？

科 是呀！我每天把一份報從頭找到尾，就找我捐錢的名字，跟我們科長老爺的名字

——呵，今兒可給我找到了！哦！蒲先生請你唸一唸——哎呀！你們也看報！你們也看些什麼呢？

蒲 (可不是從前那末好使喚的了) 噫！噫！科長太太，我們談話哩！哪有功夫！

科 哎呀！談話有什末要緊呢？——李小姐，你替我唸一唸，這兒這兒。

李 (無何奈何) 「周子良，羅玉英——結」(大驚) 哦……(大家圍攏看) 科長太太，這報上沒說什麼。(大家相顧)

苗 (念念) 嚷什麼也沒有說。

科 沒有說什麼——那登他的報幹什麼！——他是到 ~~XXXX~~ ^{李太太} 了。

李 嚷，嚷！是到此地了——他剛剛到，報紙上特為登出的。

科 (驚喜) 真的到此地了？——住在哪兒？

李 嗯……沒有說，(別人拿報去傳觀) 唔，大概是住在什麼旅館裏罷！

科 (奪過報) 哎呀，別替我把報弄髒了呀——讓我去打聽他(匆匆去)……

李 天下居然有這樣湊巧的事！——就在我們這旅館裏結婚，而她還不知道。

苗 哦！就在樓底下結婚嗎？

吳 唉！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呵——可是老蒲，徐太太的事怎樣呢？講下去！

蒲 徐太太後來跟老徐到 ~~XXXX~~ ^{李太太} 來了。去年之間一切都是常態。這是我所深知的，因為

老徐對於家庭裏的事，都不瞞我，而且有了事是絕對要我來「檢討」的。

苗 別賣關子，快點講呀！

蒲

(嚴肅地)你別慌呀,最近,秦凡突然又到此地來了,這個消息被徐太太知道,便馬上「動搖」起來,又想跟他逃走,昨天早晨,我在馬路上碰見秦凡,我便去找老徐,那知老徐剛從溫泉去玩兒回來,我對老徐說:「徐委員,你絕對要留意呀!恐怕又要發生突變」了!果然昨天晚上回家,便發現徐太太已經逃走了。

曉得逃到哪兒去了?——離開××沒有?

此刻還在××沒走麼?

恐怕已經離開××了吧?

蒲

(極有把握)沒有,絕對沒有,她是逃不出我的「把握」的,自從昨天找我去「檢討」過,「分析」過這個問題之後,我一方面替他登了這個報,勸她回心轉意,馬上回家,這是軟;一方面替老徐到公安局,警備部,憲兵團去打招呼,汽車,輪船碼頭都佈置好了,所有的「路線」都「封鎖」了,走也走不了,這是硬;她是絕對走不了的,三天之內絕對可以抓她回來——哎呀!是老徐來了罷?

(門開，科長太太又跑回來)

科 哎呀！我的一張報紙呢？丟在這兒沒有？——哎呀！真倒楣！人家在我們科長老爺還沒找到，底下不知哪兒來一家鬼人家，在這年亂兒還結婚哩！那末的人把我的報紙都擠掉了，——滾滾！你們看見我那張報紙嗎？(向蒲)滾！這張報紙是我的嗎？
蒲 哎呀——(從她的腋下抽出報紙)科長太太，你的報紙不在這兒嗎？

科 哦，哦，這倒楣的東西！真要命(奪了報紙就跑)真要命……

(衆人笑)

苗 不過關於徐太太的事，我認爲抓是抓不回來的。即使抓回來，也抓不住她的心！
蒲 不能這末說，老徐對他的太太是太好了，吃着，玩耍，哪樣不滿足她的要求？少說點，
苗 每年他太太要花上個萬兒八千的這「絕對」是百分之百真實的！我擔保。

苗 可是一個人還要是精神快活的，徐太太也太不自由了，徐經理看着她，直像看個囚犯，而他自己又老是忙着做官，忙着買外匯，把太太簡直鎖在家裏，這也實在受

不了——而他自己還在玩女人，並且在追求紫波！

這是對的！徐太太應該學易卜生的娜拉！

你們這又是「絕對」的錯誤……

李 不過徐太太要真是跟了秦凡當游擊隊，我這倒有點不相信！

嚷！嚷！密司李的話倒很中肯——她能過游擊隊那種艱苦生活麼？

蒲 對呀！密司李的理論是正確的——徐太太是過不了戰鬥生活的，她走這條「路

線」走不通！

但老徐自己也够渾蛋了！他還在追求紫波哩！

蒲 你這是侮辱——而且絕對等於放屁！你不僅止侮辱了徐委員，更其侮辱了紫波！

紫波？！什麼東西！我告訴你們！她什麼都是做的，她的文章，在以前都是我替她寫

的，此刻又找王浩然替她寫了，她的事我什麼不知道？！

蒲 （變色）老苗我警告你，對於老徐和紫波，你是不能再在我的面前侮辱他們的，

否則我要粉碎你的一切一切！

怎麼？……

李 你們這是幹嗎？老朋友嘛，開開玩笑，算什麼——好，別談這些討厭的問題了，來！
苗 老苗，咱們倆跳舞。

（如獲聖旨）好好……（預備跳舞）

吳 嘍！嘍！又跳舞！又跳舞！我們的正經事一點兒還沒談，又跳舞了！前回鬧的亂子你們又忘記啦！——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

李 吳先生！你的膽子真像個耗子，四川耗子的膽子還比你大哩！前回跳舞怎麼樣？誰敢怎麼我？我李曼姝要開跳舞會還不是開了，今晚上我高興還要開，看誰又怎麼我？

吳 可是有一家報紙不是替你登出來了麼？

蒲 報紙倒不用怕，老徐已經和我談好了，資本馬上撥出，我的後方晚報下月就出版，

自己把住一個把柄，是不怕別人搗亂的——他們說你跳舞，我可以證明你沒跳——只要這末「鬪爭」他的報一定「沒落」了。

好罷！好罷！談什麼正經話罷？

我們這次義賣公演的戲怎麼辦呢？

那等王浩然拿劇本來呀——十一點來了，他還沒有來。

十一點到了？哎呀！我是馬上還要去開會——可是我們演戲的經費怎麼說呢？老

徐的太太一跑，他答應我們的籌備費一千塊是不是還靠得住呢？

這一千塊錢我「絕對」可以擔保，他的太太問題「絕對」沒有什麼關係的，三天之內「絕對」可以抓她回來，而這一千塊錢也「絕對」可以拿到手，你們「絕對」放心地幹好了，前途絕對是樂觀的，但我們「絕對」得給老徐在公演上加個什麼名義——比如「名譽導演」嘍，或者是「演出者」那一切一切就絕對沒有問題了。

（鼓掌）好！只要老徐一千塊錢肯幫忙，我們的義賣公演就成功了。

李

但徐太太的事，馬上不會就解決吧！——我們的戲一定受影響。

苗

噯！徐太太既然決心走了，是不會再回來。

蒲

不，絕對不！她不自動回來，必然抓他回來的。

（一開門，徐太太出現在門口，憔悴頹喪，還帶點惶惑的神氣）

衆

哦……徐太太。

太

哦！請問諸位先生，徐紹卿先生沒有來麼？

蒲

（客氣中帶嚴肅）哦！徐太太，您回來啦！好極了！徐先生在家裏，馬上就來，怎麼您

沒有回到家裏去麼？——請坐罷！

衆

請坐罷！徐太太。

太

（從痛苦中得來的一種疲乏）他的家，我是永遠不回去的了。我怕那個地方

——那是一所牢獄！

蒲

徐太太，你不可以這樣說，自從你昨天出走以後，徐委員的苦痛真是「深刻化」

到了「頂點」你此刻回來得頂好，我早知道你會回心轉意的。

哦！蒲先生！你別誤會我的意思，我到這兒來找徐先生，是向他說明幾件事情；可不是打算回來的——我說過了，他的家我是永世也不會回去的！（哭）

徐太太，你也別太固執了，徐委員既然希望你回來，又登了報，就算回家吧！

是的，徐太太，我們對於你的事情都很同情，但在這抗戰時候，什麼事只好委曲求全了。

我們許多事情都爲抗戰而犧牲了。

不，李小姐！你既然看見報，就該知道他如何侮辱了我，他說我捲逃，私奔，這完全是種惡意的侮辱，我的出走，是光明正大的。過去，我向他提出離婚，他不准，我要求出來做點救亡工作，他也不准，我有什麼法子呢？爲了我自己的自由，爲了我要出去參加抗戰，我只有出去，可是我臨去的時候，曾經留下一封信告訴他，我說：等到抗戰完結的時候，我再回來，而且，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他的，還能說是捲逃麼？秦凡

是我中學時候的同學，我要求他帶我到游擊隊裏去，他祇是個介紹人，我跟他去，這能說我私奔麼——他對我這樣的侮辱，我不能忍受！爲了表示我的光明坦白，我要親自回來責問他，（哭）他這樣毀壞我的名譽，我非要他在報紙上更正不可。

蒲 嚷！徐太太！你不要這末興奮，徐委員停會兒要來的，你在這兒歇歇罷。

太 （起）他既然還沒來，我先去了，我們今天一點鐘就要出發的，我還得先準備一下，蒲先生，你現在是徐先生的好朋友了，先請你把我的話告訴他……

蒲 怎麼？你不能走，徐委員馬上就要來的，你絕對不能走。

太 （氣憤地）蒲先生，你可更管不到我的行動了！我說我馬上就回來，還怕我不來麼？

蒲 嚷！嚷！……（窘）不是這麼說，我跟老徐既然是知己，對於你們夫婦間的幸福，我當然特別地關心，我是……

太 好！謝謝你……哦！苗先生，吳先生，李小姐，回頭見。（頹然去）

（大家相顧片刻，歎息）

蒲 我得馬上打電話給老徐。（匆匆去）

吳 打電話給老徐麼？你順便同他談談那演戲的一千塊錢，看什麼時候可以拿出來了！
——哎呀！快十二點了，我要開會去了。（匆匆去）
——哎呀！開會開會又是開會忙死了！

苗 （顧蒲身影）蒲是今，這小子，靠上了老徐，抖起來了，簡直是老徐的乾兒子。
李 你管着人家的

苗 （走近李）哦，是的，我管不了人家——我們自己的事還沒有好哩！

李 「我們自己的事」（一邊迴避着）

苗 （追着）曼姝！你爲什麼老跟我裝傻呢？

李 （退到套房門口）「裝傻」——我才不會哩！

苗 (情不自禁地) 哦！曼姝，你不要再苦惱我了！(抓住她的手，推進套間) 請你原

諒我的愚笨的嘴，我要說，曼姝，你愛了我罷！

李 (吃緊得要笑出來) 要我愛你笑話！你怎麼想得起來的？

苗 哦！曼姝，你別騙我，在你的家裏出入的那些男人，我知道你都不愛的，因為他們的目的，都在追求你那兒的那些女客人，而你，把愛情只寄託在一個人身上，這個人我知道，而且我敢大膽地冒昧地，向你承認，就是我！

李 (失笑) 哎呀！就是你——我怎麼倒不知道呢？

苗 哦！曼姝！你別捉弄我了！你明白地答應我。(跪)

李 好，好，你快點站起來，多難看。

苗 (驚喜躍起) 那末您……

李 (讓開) 我明白告訴你罷！你看中了我家裏哪一位女客人，祇要你告訴我，一定替你弄成功——至於我自己，唉！老啦！孩子！

苗 曼妹，你爲什麼這樣誤會我呢？那我只有自殺來證明我的心了……曼妹，我愛的

就是你，只有你一個。

李 怎麼？又要自殺啦，那我可承擔不起……

苗 是的，我當然不能自殺！因爲我還要爲抗戰，爲國家，爲民族做點工作，但是假如你

拒絕了我的愛（悲哀地）曼妹，那我還有什麼勇氣去生活去工作呢（激動）

所以，你爲了抗戰，爲了國家，爲了民族，你不能不愛我！

那末愛了你，對於國家民族，對於抗戰，都有好處麼？

苗 當然是的。

李 （笑）那我乾脆自己去抗戰，自己去愛我們國家民族好了。

苗 （作色）曼妹，這是跟我開玩笑的。

李 （笑）這是你跟我開玩笑嘛！你簡直把我當小孩子哄騙！

苗 （誤會）哦，曼妹，我要是哄騙你，我可以自殺！我愛你……

李 哎呀！我不是這個意思，你好好兒聽我說……

苗 但是，我真是愛你，我簡直要發狂了，我並且爲我們的未來打算了一個計劃——哦，曼妹！有一個祕密的^{消息}，你知道麼，有一位某要人祕密地跑到河內，又跑到香港去了！而且他主張和平！

李 唔！我知道了——你看我這兩天不是很閒麼？我那些客人都忙起來了。

苗 對了，你想假於和平起來，我們還幹什麼呢？我是只有爲抗戰而服務的，所以我已經托徐紹卿替我買了兩萬塊錢的外匯，乘着這時候，我們可以到蘇聯去一趟。

蘇聯！

苗 是的，到俄國去一趟。

李 哎呀！你想得真遠，——我可還今晚上的事都沒想到哩！

苗 從這兒，你也可以相信我並不會哄騙你了——哦！曼妹，你相信我的愛情罷（又要跪了）我……

李

（忙起來）哦！我不騙你，你看在我家裏出入的那些先生們，如果要我介紹女朋友沒有不成功的，你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女朋友的話，到明天開跳舞會的時候，你來好了，要介紹誰，都可以——懂了嗎？孩子！

哦，曼姝，我祇愛你，我只愛你！（猛撲過去）

李 苗

（禁止）聽！有人來！

（苗停止動作，外邊門開，紫波進來，蒲是今抱着一束花跟在後面，李以手勢止苗，在門縫裏偷看）

紫

（裝束很古怪，有點像女兵，也有點像航空員，麂皮短襖，長馬靴，燈籠褲，美國似的軍帽，嘴裏哼着「快樂的人們」一進門就預備打招呼）哈囉！（發現沒人）咦！人呢？

蒲

大概是出去了吧——有幾個人還沒來——請坐吧，紫波。

紫

老王也沒來？劇本還沒拿來。

蒲 沒有——哦！紫波，剛才我看見你來了，我馬上去買來的，這是白的茶花，這真是絕對的無比的美麗以上的美麗。（獻花）

紫 （司空見慣）好，謝謝你，這是你第八次送給我了吧？（接過來隨便放下）

蒲 是的，你真是好記憶力，你這樣「朗朗」地記着我送花的次數，我已經很感謝了。
（走近去欲併肩坐）

紫 （起避）我謝謝你——哦！老王找人寫的劇本，寫好了麼？

蒲 聽說已經寫好了第一二幕，老王馬上拿來——哦，那裏邊的女主角我一定提出讓你演——這是我應負的「責任」

紫 謝謝（又走開點）我不會演戲？

苗 （在裏面）什麼？女主角讓她演——這女主角一定是你的，曼姝！

李 （止苗）好！謝謝你，——別說話。

蒲 （追上去）你別客氣，這女主角「絕對」是你的，我可以「絕對」擔保擔保，但

是，我可以向你……（要去握她的手）

（溜脫）噢！老徐怎麼也不來？

蒲 紹卿麼，馬上就來，他不僅借一千塊錢讓我們演戲，還要拿出五千塊錢叫我替他辦個後方晚報——哦！紫波！這個報紙的副刊「絕對」要請你編……

紫 哦！我哪兒有功夫，現在幾個婦女團體我都有重要工作，還有幾個團體的婦女部也都是我擔任的，我哪兒有功夫編報屁股呢？同時我還要到西北，又要去南洋，目前也是開會開會忙死了。

蒲 但你絕對要替我編，因為這是你應該站的「崗位」——哦！紫波！我可以向你說麼？（伸出手去）我的心……

（工人推開門，手中抱一捲報紙，跟一個盛錢的竹筒。）

先生，買一份報罷！今兒是義賣的！

（大怒）去去！（踢上門）

（李苗笑。苗又拉李坐，要跟她談話。李手勢止之。）

（再向紫）哦！紫波！你受驚了罷？

我倒沒有受驚。（走開）演戲的事情到底怎樣了呢？他們還不來，（雙關地）討厭！

蒲 是的，中國人沒有「時間觀念」，討厭——可是紫波，這個戲，你「絕對」要演，副刊你「絕對」要編，還有我的愛情，你「絕對」……

什麼……

（門又開，小孩抱着一些牙刷，手巾，牙膏，肥皂之類進來。）

先生小姐，買點東西吧！今兒我們難民義買諸……

小鬼滾開！（驅逐出門）茶房！茶房！把這孩子趕出去！茶房！茶房——此地的茶房真是死人！

（苗拉李說話）

苗 哦！曼姝，不要理他們，請聽我一句話，我……

（這時苗走向李，蒲走向紫，同時動作，同時說話。）

哦！曼姝（跪）我愛你……

（同時）哦！紫波（跪）我愛你……

（站起）哎！麻煩（向外間跑去）

（同時站起）哎！真討厭……（向房間外跑去）

（抱頭苦痛跌在椅子裏）呵……

（同時）——抓起花來要向紫波跟後擲去，因為李從裏間出來，警覺，將花作擲水狀，轉身向李）哦，李小姐，我剛才在外邊特爲買的花送給你的——這是白茶花，真是「絕對」的，無比的，美麗以上的美麗！

（驚）哦……你這是第五次送花給我罷？（隨便放在桌上）你真有勇氣！
你的記憶力真好——我很感謝你！

苗 (從裏間奔出追李) 曼姝, 曼姝, (驚, 止步)

蒲 (驚) 哦, 原來你們倆在這裏邊。

蒲 (徐紹卿自外入, 科長太太隨後入)

徐 哦! 老徐來了——裏邊坐 (引徐向裏間去)

科 哦哦 (向各人拉手) 請坐, 請坐, 李小姐, 你別走, 我正有話問你哩! (進裏間)

科 (蒲與徐在裏間低聲講話, 神色緊張)

科 (手裏抓一大把報紙) 哎呀, 真要命, 這是什麼人家呀! 趕在這個年頭兒來結婚

科 ——到處都是人, 差點兒擠不上來。

李 (嘩苗) 科長太太, 你那兒來這麼多的報紙呀!

科 唉! 別談了, 今兒滿街都是賣報的, 大人, 孩子, 女人都圍着你賣報! 賣報! 說什麼「義

賣」「義賣」的, 我才不懂哩!

李 哦! 那你就買了這許多報了, 是不是——可是這都是一樣的呀!

科 是呀！本來我才不買哩！正因為都是一樣的，張張上都有我們科長老爺的名字，我

這才買的哩！再說，那些人哎呀！一個個都懾死了，圍住我不放，怎麼辦呢？買是不買，那些人身上的白蟲，都要爬到我身上來了。

（笑）沒有，沒有。

科 李 唉！真要命！這些報，一份就是一角錢哩！我就買了一塊錢的——哎呀！李小姐，我又

昏了頭了，你再替我看看，這報上到底有沒有地方呢？

唔，沒有，沒有。

科 李 （不相信）苗先生請你看看，到底有沒有地方，拉黃包車的告訴我，說上面說在

什麼旅館裏哩！——莫非就是我們這家大陸飯店？

！唔沒有，沒有，沒有說在什麼地方，真沒有說。

（悲傷地）這叫我到那兒去找呢？到哪兒去找呢？別的旅館我都找過了！（嘆

泣）

（李假意勸着科長太太，迴避着苗的說話）

徐（指揮式的）好罷！你就按照我的話去佈置，快點，別等她來，就得佈置好。

蒲好的，我馬上去辦。——可是徐委員後方晚報出版的計劃怎麼樣？

徐話，我已經說過，五千塊是不成問題，等我把這家庭問題弄清楚，馬上撥給你——

蒲你先去籌備起來——你再請李小姐進來一趟。

是——我馬上回來（匆忙走出）密司李，老徐請你談話，在裏邊。（出）

（李進裏間，苗懷疑地在竊聽）

徐李小姐，我拜托你的事怎麼樣？——紫波沒來過麼？

李徐委員你別急呀！她的脾氣很古怪，摸不透，慢慢兒來總可以替你弄上手，她現在

跟王浩然正打得火熱，略微過一些時候就成——可是徐委員你呀，一個太太還

弄跑了，倒又想糊塗心思了！

徐太太——我馬上叫她回來，你看她能跑得了吧——不過紫波這件事我非托托

你不成，這傢伙太滑頭，我自己簡直辦不了（轉身將出）好，拜托你了，將來自當重報，哈哈！（出來與苗相撞）哦……

苗 哦……徐委員，我正有一個緊要消息報告給你，

（苗拉徐再回來。李笑着出去，苗低聲報告着機密。）

李 好，我讓你們談緊要消息吧——哦！王先生來了哦！紫波你才來？

（王浩然挾紫波入，王如今不修邊幅，一如第一幕。）

紫 哎呀！忙死了，剛才在公共體育場開了歡送壯丁出征，大家真把人累死了！

李 你呀！保重點身體——哦！王先生！劇本拿來了嗎？

王 劇本拿來了，但只寫好第一幕跟第二幕，第三幕還沒有寫好（拿出劇本來給）

大家先看看——怎麼，人都還沒來？

李 老徐跟老苗在裏邊，吳秋萍跟蒲是今出去了，馬上會回來的罷——怎麼這劇本叫什麼「亂世男女」？這是什麼名字，那末這個戲裏邊一定不會有好人了？

紫 那也不一定，你看過「亂世英雄」、「亂世忠臣」、「亂世孤雛」麼？

科 (突然站起) 哎呀！真要命！我儘在這兒坐幹嗎呢？我還要去找他呀！(出)

李 唉，也可憐，她的科長老爺找到了，可是已經跟別人結婚了。

王·紫 怎麼？她的科長又跟別人結婚了？

李 就在我們這旅館底下結婚，可是她自己還不知道。

王 唉！真是亂世男女了！(看劇本)

(大家歎息。看劇本。)

苗 ……這真是千真萬確的消息，今天早晨才傳出來的。這位某要人此刻大概已經

到了香港，馬上怕要發表什麼宣言。

徐 (臉色嚴重) 渾蛋！渾蛋！我前天去玩一下溫泉，回來又碰到家庭裏發生變故，就

這末一天功夫，便發生了這樣事變，我簡直不知道，簡直不知道——這樣說，和平

也許是有希望了？

苗 也不一定罷！我看抗戰是不會停止的——不過徐先生，您的工廠爲什麼不到此地來恢復呢？現在許多許多實業家不都在開發西北和西南嗎？

徐 我的損失太大了！我的半生事，已經盡付東流了（堅決）但我非設法重行恢復

不可！

開發西北還是……

苗 不，我先得把我舊的基業恢復起來（忽然覺得失言）哦！但也不過是說說吧！我的廠已經在日本人盤據之下，恢復不了的了——哦！浩然來了嗎？

（將走出忽想起）哦！這個消息不能對第二人講呀！

（笑）好好。

（苗徐出來，蒲吳也從外回來，互相招呼，大家像輪盤似的轉來轉去。）

（向徐）陣容都佈置好了，你放心……

哦！哈羅！老徐，怎麼你已經來了，好極了，好極了！最近有個團體要到南洋去做國際

吳

宣傳，你知道嗎？他們要我做團長，我雖然還沒答應，可是這個團體我得幫幫他們的忙——怎麼樣，老徐，那你一定得幫幫我的忙啦……

（同時錯綜地進行）哦！老王，你來得好極了！第一件事，中國月刊又在這兒復刊，出××版了，無論如何非得寫篇文章不可——另外，我又編個「大力週刊」同樣的要你寫文章……哦！徐委員，你無論如何要替我們兩個刊物題幾個字，千萬，千萬……老苗，還有你，得翻譯兩篇東西來一定的！

蒲

（同時錯綜地進行）哦！老王，我的報紙快要出版了，絕對要請你多多幫忙，多多幫忙……哦！紫波（若無其事地）將來你絕對要替我們編副刊的（紫波微笑）……老吳，我們得交換交換稿子啦！絕對的！絕對的！

紫

哦！老王，我最近也許領着一羣青年朋友到西北去，可是交通問題很麻煩，你得替我打點主意——但你別忘了！

李

（大叫）哎呀！你們那兒來的這末多事情！這麼多客氣話！好了！好聽我一個報告！

今天晚上九點鐘，在我家裏——

開跳舞會——是不是？

好聰明的孩子——諸位，誰不去算他沒有膽子。

好，去去。

王 衆 李 紫

好，去去——可是諸位現在人都到齊了，我們可以談談演戲的事情了——大家

坐下來談談——劇本，是唐先生替我們寫的，唐某人是我的朋友，諸位都認得，不用介紹，這劇本一定很好，不過現在才寫好第一幕跟第二幕，據他說，等我們開始排演第一二幕，第三幕也就有了（分劇本）這是劇本，諸位先生看看——我們今天要討論幾個問題，第一是角色，除了我們這兒有的幾位能演戲的，比如紫波、曼姝以外，其餘的找哪幾位明星來幫忙？第二，導演去請誰，第三是經濟問題——（不肯錯過說話機會）諸位，這兩天義賣運動已經在本市掀起一個巨大的浪潮，我們不能落後，要馬上演出這個戲，以可能的最大的收獲，貢獻給我們的政府，

這次演戲的意義非常重大，我們可以從這裏表現我們贊助義賣（擊拳）擁護抗戰，（擊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重擊）

蒲 不過關於這個劇本，我首先認為這劇題不够「正確化」——「亂世男女」這怎麼可以用呢？這絕對是一個諷刺的喜劇，此刻我們還有心情去演喜劇麼？

苗 我認為「亂世」有反動嫌疑！現在是抗戰時期怎麼能說是「亂世」呢？男女兩個字，也不大雅，所以我主張改做「抗戰兒女」——諸位怎樣？

蒲 我以為抗戰兒女還不「明朗化」，乾脆就叫做「兒女英雄」。

衆 好好！

王 我看這個問題暫時可以不談，大家先看看劇本內容再說。

蒲 不過，我以為幾個主要角色是應該先行決定的，比如這裏邊的女主角，紫波可以先擔任下來，這裏邊男主角，比如說吧！我先擔任下來，然後讀起劇本來，比較便當些。

苗 但我意見有點不同，紫波小姐擔任女主角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這是個抗戰戲，女主角假如由李小姐擔任的話，我以為在社會經驗上是更豐富一點，因為李小姐是做過公務員的。

蒲 你這「理論根據」不夠，紫波小姐是在抗戰中生長起來的，她自身便是抗戰人物，怎麼不可以演呢？——雖然，李小姐也可以演這個戲。

苗 你是不懂得藝術的創造的，參加抗戰工作不一定能演抗戰人物。

蒲 (大怒) 那你是一個澈頭澈尾的「機械論」者！為什麼紫波一定不能演呢？

苗 (大怒) 你這是歪曲我的說話，我沒有說紫波不可以演，我只說李小姐更可以演！

蒲 (暴跳) 那你絕對是歪曲事實，紫波可以演，為什麼不讓她演？

李 (笑) 哎呀！你們兩位真好玩兒！我根本不會演戲，這戲本來是紫波的嘛！

紫 (笑) 瞎說，我雖然演過幾次戲，但這個戲當然是曼姝的。

蒲 你聽李小姐說麼？她自己承認這是紫波的戲！

苗 那你聽紫波說麼？這戲是李小姐的——李小姐不過是客氣話！

蒲 那「正確」極了——紫波小姐也是客氣話！

（茶房慌張衝入）

茶 各位先生，各位先生。放警報了，請不要吵！

（警報聲。大家默然片刻）

吳 （振作）去去去！我們不怕警報！

衆 去去！我們沒有關係。

（茶房去，蒲苗繼續鬥爭）

蒲 我說這個戲一定是紫波的。

苗 我說這個戲一定是曼姝的。

吳 嚷嚷！你們先別爭吧！——你們知道這戲裏有幾個女角兒？

幾個幾個？

共有五個主要的女主角兒，戲都一樣的多！你們爭什麼呢？大家都有戲！

哈哈……

所以我說：大家先看看劇本再說。

（大家翻看劇本，徐拉蒲向裏間去談話。）

（忽想起，放下劇本，拉開老王，機密地）哦！老王，過來，過來，有個消息你知道麼？
什麼？

這是個機密消息，如果你不再告訴第二個人，我可以告訴你。（緊張）又有和平消息了！某公已經知道了。

唉！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失望）呀！你已經知道了？——你作何感想。

我沒有什麼感想，因有它不會影響到抗戰的，抗戰依然要堅持到底，不過我自己

的事，卻打算不幹了，你知道麼？

（驚）不幹了——爲什麼？

幹這玩意兒太不自由了，我幹不來！如果我能自由點，倒可以多做點事。

這倒是真的——可是這工作，又怎麼辦呢？

「工作」——這種等因奉此的玩意兒誰都可以幹的。（依然看劇本）

是的，是的，所以我也許打算最近到蘇聯去走一趟，順便替國家做點宣傳。

（在裏間）等會兒太太回來的時候，你在外間看着他們，別讓他們來偷聽我的

話——還有我要跟你說什麼，你都答應着好了，懂麼？

我都了解，我都了解，我絕對不讓他們聽。（要走）

還有你回頭拿我的名片到航空公司去定兩個位子——到香港的。

（驚）怎麼你到香港去？

徐 蒲 你別管，我有用處——暫時可不許向他們說。

蒲 好！我了解，我了解。

吳 (忽然大叫) 哎呀！這是寫的誰(叫)蒲是今！蒲是今！這簡直是你寫的嗎？

(蒲及衆人「什麼什麼？」)

(拿劇本看) 胡說什麼！——我難道可以作爲「典型人物」麼。

吳 哈哈！這裏邊的一個青年簡直就是你。你看滿嘴裏名詞兒，穿着一身古里古怪的衣裳，不是你是誰哈哈……

苗 對了，這里還描寫他專和有名的人物來往，還寫他在火車上亂給人家名片哩！
哈……

衆 對了！正是他，正是他！

蒲 胡說！胡說！你們又歪曲事實！我何嘗跟什麼有名的人物來往(向苗)難道你以爲你自己是名人麼？——看這上面寫的穿着夜禮服嘴裏嚷着抗戰抗戰，整天在追求女人的是誰還不絕對就是你閣下……哈哈……

紫 對啦！這兒還說他到處對人報告什麼機密消息哩！（衆人笑）

苗 這這這……這哪兒是我？我何曾有這個樣子？簡直是胡說！我看，這個女作家女詩人什麼的，倒恐怕是你吧！你看她開口就是「得死龜哦大尼亞！」閉口就是工作！工作還說你眼皮……

紫 （跳起來）這個老唐渾蛋怎麼寫起我來啦！——但是說一句俄國話難道就是嗎？我嗎？說俄國話的人多着哩！

吳 但是每天嚷着「開會開會，」「忙死了忙死了！」的只有你一個呀！

紫 胡說！你還不是一樣！每天嚷着「開會開會，」「忙死了忙死了！」嗎——那是你們別吵！紫波固然寫在這戲裏了，可是老吳這兒還有個當編輯的哩！對不住也！
蒲 有你哈哈……

吳 （發大怒）混蛋！他居然說我是中國月刊的編輯！
徐 這傢伙也混蛋！怎麼把許多我眼前的人寫成戲呢？

李 哈哈徐委員，你別生氣，看你也在這裏邊！

徐 (大怒) 什麼，他敢寫我混蛋！混蛋！混蛋！……唐某人簡直是混蛋！

李 這是真的——你不是把太太看在家裏不讓出來麼？

徐 太太，是我的主權！他管得着我麼——我不准他這個戲上演，不准這個劇本發

表，看他再敢寫我！

李 徐委員！他還沒有寫你在我哪兒跳舞哩！寫出那個，才糟糕哩！

吳 哼！再看第二幕吧！找人到家裏開跳舞會的，又是誰。

李 呀！真的！他寫我好罷！聽他寫！讓他替我的跳舞會登廣告吧！

王 唉！老唐太開玩笑了——不過他跟我是老朋友，倒不會寫我的。

李 沒有寫你——看拉着歌女跳舞的不是你哈哈！你的老朋友，我說呀，戲子無情！我

們千萬別再跟戲子來往了！什麼老朋友也不管……

蒲 別吵——是徐太太回來了！

(徐向門走去，衆寂然，門開，科長太太又來，衆哄笑)

呵！這戲裏帶着馬桶上火車的，不是我們科長太太麼！(衆笑)

哎呀！你們笑什麼？可憐我到累死了！出門碰到警報，警察又不許我去找我們的科

長老爺，真要命……唉……(飲泣)

諸位，我們自己不要笑了，我說這個戲太不成東西了，這簡直是個戲嗎？我們應

該……

不是別的，絕對是老唐跟我們有什麼「磨擦」。

這簡直是故意侮辱，我們要跟他法律起訴。

我們應該對寫劇本的這傢伙報復一下才行——起訴沒有用。

我們大家可以寫文章罵這個劇本，說它是……

說他是「無關抗戰」而是「破壞抗戰」！

李 苗 紫 苗 吳 蒲 苗 科 紫

我說呀！我要拖他到我跳舞會來跳一回舞，看他還寫不寫這樣劇本。

王 不過，我想可以叫他全部都改過，不許他這樣寫！

紫 改！這都是你的好朋友！你剛介紹我見過他兩次面，就把人家寫到這劇本裏去，他爲什麼只寫人家說俄國話呢？像現在我要到西北去，爲什麼不寫呢？這都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

王 紫波！你別動氣，第三幕還沒有寫呢。說不定到第三幕就把大家寫好了呀！（向衆）再說，我們也不能太疑心，他寫的也許有一點兒像我們，但並不完全是我們呀！

蒲 老王！你還替你朋友分辯，他已經「出賣」了你，「背叛」了你！

紫 看罷！如果這個戲讓人家演出來，把我們一個個放在劇台上出醜，讓看戲的在台下哈哈大笑，那才是……（受委屈的哭）老王！我看你怎麼辦！

徐 紫波小姐，你別怕，我要叫這個戲永遠不許上台，永遠不許上台，永遠不許出版。

蒲 對！我們擁護老徐的主張——哎呀！誰（以手勢示徐）

(工人挾報紙又上)

工 先生，太太，買份報紙罷！今兒是義買日，賣報紙的錢都是獻給國家的，買份罷！去，去，沒人買。

蒲 討厭傢伙，又來了。滾——你也義賣，曉得那報錢是不是上你的腰包！

工 (感受侮辱) 先生別罵人報錢我要上腰包，叫我天誅地滅，電打火燒，八代祖宗都不得翻身！

蒲 你在這兒放什麼肆！(要打) 滾！

工 我義賣也不犯法！你狠什麼？

科 (跳起來) 義賣義賣還義賣哩！賣了我一塊錢，我們科長老爺住的地方都沒有，你們賣的是什麼渾蛋報！快滾！快滾！

工 (細認) 哦！又是你，太太——我認得你！

科 胡說渾帳！誰認得你！這個髒鬼！

(茶房上)

茶 滾，滾，滾！在這兒麻煩些什麼！緊急警報來了，再鬧，把你抓出去（推工人去）各位先生請下樓吧！緊急警報來了，我們沒人招呼。

(緊急警報聲。大家相顧片刻)

去，去，去！我們不怕！

我們不怕，我們不怕，你去你去（茶房去）

飛機不會到這兒來的。

蒲 對的，有山有霧，很難飛得出來——觸上山頭，飛機「絕對」要全部「崩潰」的。

苗 依照經驗說，幾次都沒有飛進市空。

紫 哎呀！你們到底怎麼辦？這個戲就這末算了。

徐 怎麼就算了——這個戲無論如何不准演。

(門突開，徐太太出現門口，衆人大驚，片刻沉默)

徐 (突然做出驚喜交集的樣子) 哦! 美華你回來了 (握手向裏間)

(冷若冰霜) 我剛才來過了。(向別人輕輕頷首)

科 哦! 徐太太, 你好, 沒打牌麼? —— 哎呀! 真要命! 我們科長老爺回來了, 但……

徐 (輕輕推開) 科長太太, 對不住, 我的太太剛剛回來, 要休息一下…… (進去)

蒲 (拖科長太太回來) 不識相, 找你的老爺去罷! (跟進去)

(大家木呆良久, 目送之進入內間, 便都掩到門口竊聽)

徐 (扶太太坐下, 故意大聲向蒲) 你去告訴警察局, 警備部, 憲兵團, 叫他們把各輪船碼頭汽車站跟飛機場的偵探在兩點鐘之後都撤回, 說我的太太已經回來了。

(蒲應聲出。太太不由大吃一驚——在門口的人, 見蒲出, 大家急縮回)

科 到底是什麼事。

蒲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諸位請坐, 我繼續「展開」關於這個戲的「檢討」吧!

(大家隨口地「唔唔!」一邊還靜聽着裏邊動作)

徐 (關上門,回到太太跟前,溫和地拉她的手)美華!我知道你要回來的,果然不出

我的意料,好極了,本來各個碼頭不大好走。

太 (掙脫手)紹卿!蒲先生還沒有告訴你麼?我不是回家的,我是來責問你的?

蒲 諸位!諸位!我們來談談……(但沒人談)

徐 (和善地)責問我嗎?那沒有什麼,報紙上登的廣告原來是假的,不過是我故意

激你回來的手續罷了。美華!你想我難道真會對你下那樣的毒手麼?

太 那你怎麼能侮辱我,說我是私奔,說我是捲逃呢?這個罪名我絕對不能接受,我絕

不能接受!

徐 (溫順地)好!這些罪名都不應該加在你的身上,是我錯了,我去更正好不好。

太 (站起來)好!你立刻寫一份道歉的啓事,讓我拿到報館裏去。

徐 可以。我今晚上送給報館,明天一定登出。

太 (堅決)不,我馬上要你寫,馬上就送去。

徐 嚷！美華！你何必這末着急呢？（撫慰一個孩子似的）好，我們既然言歸於好，我怎麼會不更正呢？那不是我自己敗壞自己的名譽麼！

太 紹卿！你別裝傻，我是不會回你的家的——我一點鐘就得走。

徐 （依然溫和）好了，美華，何必這樣認真呢？我知道你是一時的氣憤。

太 （鼓勇地）紹卿！你何必假惺惺跟我來這套呢，我今天一定要走的。

（徐紹卿默然良久，冷笑——大家聽得又緊張起來）

蒲 （打岔）諸位！我說，這個戲絕對不能演……（沒有人理他）諸位……

徐 （突然嚴肅地起來）美華！你也不要裝糊塗，走，你走得了麼？

太 （激昂）我為什麼走不了，我沒有捲逃你一點東西，我沒有跟誰私奔，我只是跟

一個朋友到前線去做點工作，這難道犯法麼？誰敢阻攔我！

徐 （冷）自然有人阻攔你。

太 我不怕什麼偵探，什麼警察，我是光明正大的！我沒有犯法。

徐 (嚴酷地) 哼用不着到汽車站，也用不着偵探，這旅館裏的大門你就出不了！

太 出不了，哼！你不用嚇唬我，我不是三歲孩子。(要走)

徐 (冷酷) 你進門的時候沒有看見兩個穿黑布長衫的麼！他們在等着你！你要去
管管他們的苦頭，就聽你的便。(略略推門，讓她走)

太 (驚止步) 徐紹卿！你用這樣下流的手段對付我，好！我是走定了！(走)

徐 (很穩重地一把抓住她的手，又較溫和地) 美華，緊急警報來了，還沒解除哩！

蒲 諸位，諸位，我們的戲還是要演的呀！那這個劇本……

徐 (又把她按在椅上，柔聲地) 美華，你何苦呢？你不是想出去做點工作麼？

太 (哭) ……

徐 其實我何嘗不放你出去，不過你的身體一向很壞，我爲了愛你，怎麼放心呢？現在
也好，你既然要出去工作，我也不阻攔你……

太 (憤憤的樣子) 你不要再欺騙我。

徐 我欺騙你幹嗎呢？這是應該的嘛！現在各位長官的太太都出來努力抗戰工作了，

你爲什麼不應該去呢？

徐 哼！……我是不會再上你的當了……

徐 美華！你怎麼把我看做這樣呢？我除了愛你，沒有第二樣的心。不過你要點什麼工作，還是留在此地的好，到游擊區去當然也很好的，但你的身體怎麼受得住呢？我一想到你的胃病，你的失眠症，我就替你擔心，我恐怕你一到了游擊區，不到三天就病倒了，那裏沒有好醫院，沒有好醫生，結果是自己病倒了，工作一點沒有做，還要耽誤了別人的抗戰工作，那不是得了相反的效果嗎？……對於抗戰又有什麼好處，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

太 ……那你不用管我……

太 諸位，我們別管他們吧……噯！有什麼好聽呢？

苗 與你有什麼關係？

這是各人的道德！

徐 蒲
……唉！我不是管你，是照應你，我總不能眼看着你去吃苦！那種苦不是你 unwilling 吃，而是你的身體吃不了哇！再說，你就這末走了，你捨得你那樣精緻的臥房，你捨得那些心愛的東西麼？你又能捨得你的親戚朋友麼——不過我不勉強你，你如果一定要走哩！爲了愛你，我也可以叫門口的人放你走。不過，你要知道，社會輿論會制裁你！比門口兩個人還厲害！他們還看你一輩子，罵你一輩子！

（哭）……好，乾脆殺了我吧？

徐 太
（乘勢撫慰她，摸她的頭）華！我不忍心讓你那樣幹，我實在是愛你的——正因爲愛得過深，所以管得太嚴！但我知道自己錯了……

（太太低聲哭，徐安慰着——大家失望地相顧——房間外有了吵嚷聲——原來是那小女孩在哭叫着，罵着，彷彿誰欺負了她，大家跑出去連聲問着「什麼事？什麼事？」把那小女孩擁進來。）

紫 哦！可憐這孩子好像在哪兒看見過？

李 是呀！在漢口——就是那晚在夜花園裏見過的，是個小難民。

紫 哦，對了，可憐的孩子——可是誰欺負你啦？

小 （一直在哭着）那邊那個房間裏，有個客人我去賣東西，是義賣的，他不買，又不讓我走，他拖住我胡鬧……他，他還要吻我的嘴……

苗 混帳王八蛋，居然有這樣沒廉恥的東西！

蒲 這絕對是獸性衝突！

王 這是種什麼人——該替他報告警察局去。

科 唉！真可憐！這孩子——但是一身怎麼弄得這樣髒呢？

吳 孩子，快說，後來怎麼樣了？

小 我跑了，他抓我，我咬他的手，他就抓住我亂打，他還說我偷他東西哩！（哭）

紫 唉！看到這孩子，我們就會想到許多流離失所的流浪兒童呵！——孩子，你還有家

麼？爸爸媽媽都在哪兒？——

小（搖頭）我什麼都沒有了……我不是告訴過你們麼？爸爸媽媽都被日本鬼子的炸彈炸死了（低泣）先生，小姐，謝謝你們。（欲去）

繫！老王，你說兒童的保育問題是如何重要呵！我如果不上西北，一定要幹點這種切實的工作。（王點頭歎息，衆歎息）

科！看到這孩子也就想到我們的科長老爺了，曉得他在哪兒呢？（流淚）

太（慈愛地）噯！孩子，你別走，我問你的話——你沒有家麼？沒有親人了麼？

小（哭）什麼都沒有了——就是我一個人。

太（浩歎）唉……你難過麼？孩子，你一個人過得下去麼？

小（痛哭失聲）……

太（撫之）小妹妹別哭……別哭！我跟你說，你跟我回家去，好不好——你跟我去做妹妹，我做你的姐姐，好不好？

小 (驚) 什麼, 太太……

太 你跟我回家去做我的小小妹妹, 不要再在馬路上賣東西了, 好嗎?

小 (天真的) 真的……

太 真的, 只要你願意, 馬上跟我回去 (向徐) 你說好嗎?

徐 當然可以, 只要你高興。

小 (驚喜的) 我去, 我去! 我會替你們做事, 這兒的馬路我都認得。

太 (擁抱之) 好妹妹, 我喜歡你。

蒲 好! 徐太太真做了一件痛快事——這是個偉大的「行動」!

衆 好好極了! 好極了! ……

小 (突然脫身) 我把今兒義買的錢送給那個周先生去, 馬上就來。

太 別去警報還沒有解除! 妹妹你來!

小 我就來! 他就在門口 (脫身跑出) 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 (跳躍而去)

紫 (握手) 徐太太，你這真是偉大的同情，我簡直被你感動了！

(忽然飛機聲響，衆人大驚)

蒲 哎呀！敵人的飛機……

科 (驚叫) 哎呀……(急得亂躲)

(王浩然蒲是今苗軼歐跑到洋台上去看。徐紹卿急忙朝椅子背後躲，吳秋萍預備鑽牀肚，紫波緊抱着棉被，李曼姝則想鑽桌子，徐太太木然不動，科長太太最後也看中了牀肚)

(這時轟轟幾聲炸彈丟下了，繼而炸彈聲高射砲機關鎗齊發，房子裏人各鑽進自己的好地方，科長太太的屁股擱在牀外，紫波則把頭鑽在被裏。洋台上人都慌張奔入，苗跌倒了在地上爬，蒲在洋台外就跌倒，只有上半身伏在門內，僅有王浩然還站在哪兒張望)

王 不要緊……不要緊……別慌。

（飛機又轟轟一陣，才漸漸遠去，半響之後）

（牀肚下伸出頭來）走……走……走了沒有……

（椅背上伸出頭來）炸……炸……炸了嗎？

（木然地）炸了！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我……我們炸了沒有？

（大驚小怪地叫）哎呀！不好了！（大家又縮了頭）我着了火了！

你哪兒着火？

我屁股上發熱，一定着火了！快快快救火。

你慌什麼呀！你的屁股曬在太陽底下啦！

哦！（連滾帶爬站起來摸着屁股）哦哦，沒有！

（大家都慢慢爬出來。徐紹卿無力地倒在椅上，別人戰戰兢兢地向洋台外張

望)

王 江邊一帶轟炸了，那邊的一座高洋房跟一片草屋都燃燒了！(頹然坐下) 唉！殘

暴的轟炸……(埋頭沉思) 茶房！茶房！拿酒來！

(大家默然地看着，歎息。)

太 蒲 哎呀！那馬路上死了的是誰……誰？

太 科 哦！那是剛才出去的那個小女孩！

太 科 (驚叫) 呵……(倒在椅上哭) 可憐的小妹妹……

科 太 (摸出報紙) 我們的科長老爺到底在哪兒呢？到底在哪兒呢？

徐 太 (一片歎息，徐支撐起來，向太太走去，馬路上有救火車駛過，喇叭聲慘厲)

徐 太 美華，我們走罷——我的汽車在門口哩！

徐 太 (哭)……小妹妹……

徐 太 她已經死了，有什麼法子呢？——我們回家去看罷！(對蒲) 請你停會兒就到航

空公司去一趟，定兩個位子，到香港的。

怎麼，你們到香港去？

我們到香港去？

去去再來的——好，華走吧！

不……（欲哭）秦凡馬上要到這兒來找我的，我一定還要見他一面。

（頹喪地）還要見他幹嗎？

不，我一定要見他一面！我即使跟你走，也要見他一面，我對不起他。（哭）
也好，他住在哪兒，我們去會他好了，我們一道兒去。（扶太太要走）

徐委員！你到香港去，那我報紙計劃怎麼樣呢？

報紙嗎？等我到香港再說吧！

那末，我呢也可以到香港去麼？

也等我到香港之後再說吧！

王 怎麼老徐，你要上香港去——那我們這次義賣的戲怎麼辦呢？

徐 「亂世男女」這個戲無論如何不能演。

吳 那麼，那麼，那一千塊錢籌備費怎麼說呢？徐先生？

徐 那……那也等我到香港再說吧！（扶太太欲去）

李 徐先生，你要我幫忙的（撇嘴指紫）事怎樣了？

徐 也等到香港回來之後吧！

科 怎麼，徐太太你去了……唉！可憐我們科長老爺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哦，請你看看這報上說什麼？

太 （看）唔！這是周子良跟羅玉英在大陸飯店結婚。

科 （驚叫）什麼？周子良在大陸飯店跟人結婚——就是我們這家大飯店？

太 是呀！

科 （號哭）呵！周子良！周子良……（向門外樓下跑去，哭聲漸遠）

李 哎呀！徐太太！周子良就是她的科長老爺呀！你怎麼能告訴她呢？

（惘然）哦……唉，都是可憐的人！（跟徐緩步出去）

蒲 混蛋這傢伙絕對是個渾蛋，什麼都等他到香港再說——混蛋，混蛋他絕對是個

「布爾喬亞」——（氣得倒在椅上）

王 這種人本來是靠不住的，他要到香港，就讓他去罷！戲我們自己再幹！

紫 可是我決定去當國際宣傳團的團長，到南洋去——你看這樣殘酷的轟炸，暴虐

的屠殺，我的血要沸騰了，我的感情要爆裂了！我實在不能忍耐了！我一定要到國

外去呼喚國際的同情，要求國際的援助——可是老王，出國的時候，在交通上你

一定得幫忙。

王 只要你去，我一定幫忙的——哦！警報解除了，（要走）

（警報解除聲——王銀鳳上）

鳳 哦！王先生，你在這兒好極了！我正有一件事找您哩。

王 什麼事？

鳳 (從長絲襪裏摸出幾張鈔票) 昨兒菜館裏點了我兩打戲，這是二十四塊錢，人家都在做什麼義買，我就拿這二十四塊錢算義賣吧，可是捧着豬頭摸不着朝門，不曉得望那兒送。王先生！你常同他們衙門裏來往，我就交給你，替我送去吧！謝謝你——我被警察阻在路上這好半天，此刻警報解除了，我要回去了！對不住。(走)

王 (狂喜) 哦！吟鳳站住！我跟你一道兒把它送到後援會去！你的行動太使我感動了！看到你，便知道中國是不會亡的了！我要向他們特別介紹你——來，來，紫波！

(挽紫波與鳳走) 一道去！(同下)

(回頭向衆人) 好——「得死龜哦大尼亞」……

……好，你們都走了……曼姝！我們到蘇聯的計劃你同意麼？

(笑) 怎麼，你還沒有忘記這件事？(要走)

我怎麼能忘記咧！我永生永世也不會忘記你！

李 (一邊走) 我老實告訴你, 如果你要我替你介紹哪一個女朋友, 一定包你成功,

今晚我家裏的跳舞會你來好了——老吳, 老蒲, 今晚來呀! (下)

不, 曼姝 (追下) 我心裏只有你一個人! 只有你一個…… (下)

吳 苗 都走了! 都走了! 貪生怕死的東西, 香港! 南洋, 蘇聯好, 讓你們們吧! 我是永遠也不離

開此地的——我們應該保衛——哎呀, 十二點多了! 老蒲, 我還要參加一個聚

餐會哩! 再見! (奔下)

蒲 (無聊地站起來, 把桌上一些零碎東西亂摔了一陣) 媽的! 到香港去了! 好, 去你

的吧! (看見花, 摔了)

(門開, 秦凡——還是穿着那件青灰棉大衣——急步奔上。)

美華! 美華…… (回顧) 怎麼, 人都不在這兒?

哦! 你是秦凡先生, 是罷! (出名片) 我是蒲, 是今

秦 蒲 秦 哦……請問方美華小姐——徐太太在這兒麼?

蒲 (逢迎地) 你是找他上汽車麼?

秦 是的,他答應我們同去,到華北游擊區去的。

蒲 她現在可又「轉變」了,不去了——剛才跟她的徐先生回家。準備明天早上坐飛機到香港去了——可是剛剛走,你要追她還追得上(向窗) 吶,你看,不是在那兒上汽車嗎,要追馬上去!

秦 (冷靜下來,看窗外) 我倒不要追她了,追到也沒有用——她到底是不會跟我們走的。(坐下)

蒲 (坐下) 秦先生,華北游擊隊的情形聽說很好,我想,這是絕對正確的吧——不過此刻可以去參加嗎?

秦 參加——誰要去參加?

蒲 (挺身而起) 哦——我在後方太久了,我要親自參加抗戰!我要到游擊區去!我要站在我自己的「崗位」……

亂 世 男 女

秦 蒲 秦

(窗下有整齊的步伐聲，軍歌聲，狂呼口號聲。)

(看他) 你要參加抗戰!

(激昂地) 是的——我!

(嚴肅地) 要參加抗戰，說幹就幹，空嚷是沒有用的，要抗戰，到處都可以入伍! 不一定華北什麼隊都可以幹，也不一定華北游擊隊——看! 那不是壯丁出征了

——要抗戰的去! (手指窗外)

(軍歌聲，步伐聲，軍號聲大作)

(幕落)

——全劇完——

每月文庫：**一輯之一**

鄭伯奇主編